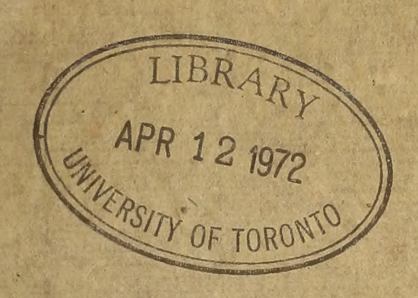


5.6.72





王遵巖集卷之六

晉江王愼中道思著　後學張汝瑚夏鍾選

書

與江午坡書

踈問久矣、若甚闕然、徒有此心而已、聞兄家居、行峻跡高、皎然塵埃之外、寡與人接、旣爲潔淨如此、其所得宜有過人者○僕甚欲聞之也○僕嘗愛漢人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之論○伯夷之隘○至於舉世可惡○柳下惠之不恭○則鄉人無不可狎○此於人已之間○尚不能無失○惟持其間而已耳○故僕之所處○固不能盡與鄉人

借而亦不見甚有可去之人此吾之所志也以彼二子所造之至猶不免有隘與不恭之弊吾之頑鄙乃欲兼用其長兩去其短宜其各無所得清和之名交失而隘與不恭之訕並集於身也然吾終不敢以此悔其所志惟當咎其修之不勤踐之未實而益勉以求成耳僕所處得失如此聊舉以告以當面質兄必有以教我也居閒讀書觀古人之言得其用心之所存恍然若與其人並世而生同席而議決然不敢狥近儒之是而阿流俗之好此率難以具於書且亦知非兄之所欲急聞者其作爲文字法度規矩一不敢

背於古而卒歸於自爲其言此在前世爲公共之物而在今日亦爲不傳之秘欲以譚人都無曉者尤思與兄道之昨因幸晤令兄少峰先生稍進其說屬其歸以相告以求有合吾文尚未錄往而洪君之作爲之先洪君之文固僕所畏以爲不可及而於古有合者也兄若有契於洪君吾之文當繼往如其不然則當藏之以待他人矣中泗草堂尚缺文字緣未明泗字之義此小節曾畧評之少峯以告肯聽否無恨欲言何由得悉

夏鍾曰前半說爲人之道後半說作文之法只是斟酌得中耳

與江少峯書

以僕思見兄兄知兄亦欲見僕然僕蹤跡不羈自可行遊而兄守官有次難以自便是吾二人之不得相兼其責在僕也况莆中良友相知本自不少不徒見兄因得他訪豈不爲樂顧坐守一室失此勝晤捧札慨然祇用增歎耳九鯉麥科尤名奇絕不徒訪晤庶得覽觀與言及此身住心馳尚冀因兄在彼誘我佚與遣此情請也侯努力圖之伏讀閩游雜詠雄調麗藻蕩耀心目底滯閉塞之久忽焉開發何快如之過南平縣一首直與古人並驅敘情陳事軼宕古雅少陵

昌黎未分高下也觀競渡末聯書坊避暑禪寺頸聯託意婉曲造語工鍊唐元白集中亦是佳句矣武夷山歌直以信州龍虎山相匹云無間然恐不得爲定論兄信州人過占地位便欲吾閩武夷與貴鄉龍虎同價耶呵呵投檄徑去之說終涉過高恐此意橫胸中觸事易露接見監司撫臨吏民或不免有作意處便是此一語作種子故長枝葉也僕未見兄輒妄有論本緣相愛又恃相知得盡其說倘所億不中則失言之咎在僕更爲幸也有便不吝見示爲望午坡兄聞已有三子更復何求中泗草堂不知作何面勢景

象、尚缺一賦也、秉燭草草、夏鍾日有投檄徑去之意橫胸中便觸事易露處上下之間不免有作意處當時士大夫多坐此病

答宋仲石

側聞榮拜膳部、深爲喜慰、自待公教、每聞尊語云、惟得一禮曹主事、以爲至願、而恐不可得、雖公謙言知出本心、今既如所願、僕最蒙公知愛者、寧不爲喜、自此優游清暇、益勉所學、僕向者所望於公以古人之正傳、當世之大用、皆可坐進矣、其日閱報、二喜併得、以道原爲儀制故也、儀制固清曹、僕豈敢以吾弟得近清華爲喜、以其得與公爲寮爲喜也、公之愛我始

以吾弟故而終之知我實不由於弟今公之教我弟也當以我故然及其相勉以進相與以樂也又自有味而不以我爲兄故矣僕之喜如此宜公所信公既自喜又當爲我喜也芳洲愛公信公可謂至矣此行倘當路有意大賢留置北曹或得爲禮部則公與吾弟之喜又何可量而僕當得三喜矣僕絕不敢作京貴交游書於公不免有此此後恐不敢再通惟寄聲吾弟致意公欲知我亦從吾弟處問之可矣別後作得文數篇皆不爲苟尤爲芳洲所印可因寫稿以去公如欲見就芳洲取觀之詩漫錄一卷往覽此非尊

意所欲得者。然僕既以文字爲公所推。因之締好。則亦當備此於左右耳。

夏鍾曰淡而真

與林觀頤

僕所爲文。求合乎古而已。初不求時人之知也。然文字既出。不免爲時人見之。則莫不以爲迂腐朽爛羣譏而簇笑。韓昌黎所謂直何用於今世者也。不曉足下何所取而好之篤。且過爲推褒。加之以所不當。蒙非獨與我同好而已。若將就僕而學爲如是之文。竊觀足下之意。何其與時人異也。僕廢於時久。權力不

足以助推挽品藻不足以濫吹噓足下非有所求於僕者也意者人情炫名而慕遠中無所得而苟悅其號耶觀足下之文已能不爲時人之文矣宜於古知所用心者炫名慕遠不足以料足下也不惑於名無待於求足下於僕之文誠好之耳今時所謂學官弟子攻所業以應有司之舉者舍可以得有司則不復過而問古之文非所以得於有司之具也足下獨爲之於衆人不爲之中其用意良異於時此僕所求於今之士欲引與共進而收以自輔者也足下乃不遠千里馳書見貽意勤而詞遜僕雖自知不足副足下

之望亦安敢無以為答而孤重賜乎所為古文者非取其文詞不類於時其道乃古之道也古之道不謀祿利不希榮進足下所謂夢寐古人顧戚戚於既失汲汲於後獲何其與古之道異也足下之好古文直好其詞不類於時耳如是則其用意亦何以異於時故僕願足下姑置得失而專力於道苟於道有得雖不吾聞足下將自得之僕將往求足下而告之不獨以有告且又將圖足下而有所學僕又安敢傲然當天下之勤意遜詞而無所憚耶願足下勉之毋忽詩一首奉贈聊以報共好之雅雜文數篇皆偶于刻本

其他未及錄非謂欲俟足下有得而後往也繼此有便毋惜惠音

夏鍾曰與韓退之李習之相去不遠

上嚴介谿宗伯

嘗觀宋朝嘉祐治平之間稱爲盛時謂諫官得職而人主能受言也今讀當時諸人彈事奏狀類多掇拾煩碎不關大體或抵摭大臣疑似之迹闇昧之事流游之言訐而發之以爲無欺不避至有爲誣與憤者而人主不爲別白惟務含容大臣固不以煩言衰眷任諫官猶仍職守位不加斥罰而所謂大臣者亦以

體貌自崇不爲皦皦悻悻之節以爭於上雖其政未合乎古而其氣象之廣大可謂上下兩得大小各盡者矣此其所以爲盛與自嘉靖六七年以來臺諫之臣往往以言獲罪故人亦以言爲諱而士夫之心亦深以爲憂夫所謂言者豈必其皆中而無可罪然使人以是爲諱則可憂矣伏見一二年間言者稍稍得進以爲盛矣而乃有致疾於公者得無有掇拾抵摭之爲耶是可駭也然主上不以是疑公上大夫不以是議公公亦不皦皦幸以爭於上獨厚自引抑求去以明言者之無罪主上益信公之不謙而重其任然

則言者固宜亦諒公之無猜而平其心矣。所謂上下兩得而大小俱盡者。非今日與。是以某不暇恨公之見誣。而方幸斯時之爲盛。是公以一身受爲理之惡。而使天下之人曉然知主上有受言之美。雖其不中而不譴。則其有益於時而光顯主上之德。豈有量耶。伏願公益懋明德以喻於海內。則主上之眷宜有隆無替。言者之嘵嘵。安知不反而爲稱頌揄揚之舉耶。某辱知教有年。僭謂關憂喜於明公。是以敢進其說。

夏鍾曰若吞若吐忽抑忽揚藏譏誚于稱譽之中寓怒罵于寬慰之間更使人難受矣

上李序菴閣老

某生也晚竊聞長者之論由高帝文皇以後稱相業者莫盛于三楊三楊相宣宗值重熙累洽之運機務簡寡宸極優游然而三公猶且殫竭勞瘁若不暇給蓋制度禮文文貞擅其長而文敏或莫能贊兵旅將帥文敏騁其智而文定有所不及此亦足以明相業之難而國事之不易于獨任矣今明公爲相雖遭時熙洽不殊先世然而主上銳情政理宵旰厲精稽古禮文之事百爾具舉至於禦　閫旅之畧理財足國之方明刑詰姦之典莫不刮劘蒐獵極其樞機品式之周視三楊時益多故矣而公挺然以一身任之無

不當於上心而協國是非惟其酬應之能給而從容鎮定安若無事之氣象滿于四海之視聽然則後乎此者欲論世尚賢則稱相業者又當不談三楊矣豈不盛哉豈不難哉古者三公並設無其人則不必備以明公一身而其輔主佐理之功章章若此信乎其不必備也儒者之論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而已信乎其無待於多論相也某遷竄之餘不足以談當世之務念惟往日叨備末屬謬荷知遇實未敢忘長者之賜茲者承乏山東視學之職又辱汲引之大惠顧惟無可以報于門下而致其區區之虛詞蓋以求道

於情至而事不從之。非而公往者所以謬垂一日之知者固亦在乎此也不宣

夏鍾曰救時相亦無幾評品三楊而曰相業之難國事不易于獨任曰不必備曰無待于多論相隱有諷其集思廣益之意

再上顧未齋

其少無師承師心自用妄意於文藝之事自十八歲謬通仕籍即孳孳於觚翰方冊之間蓋勤思竭精者十有餘年徒知掇撫割裂以爲多聞模効依倣以爲近古如飲酒方醉叫呼喧呶自以爲樂而不知醒者之笑于其側而哀之也溺而不止已成棄物天誘其

衰不卽淪陋二十八歲以來始盡取古聖賢經傳及有宋諸大儒之書閉門掃几伏而讀之論文繹義積以歲月忽然有得追思往日之謬其不見爲大賢君子所棄而終于小人之歸者誠幸矣愧懼交集如不欲生乃盡棄前之所學潛心鑽研者又二年於此矣若使得當世之大賢君子養深學正爲鉅儒宗如公者而事之質其所疑濯舊聞而開來盍則於斯文或可庶幾而賦分蹇薄方操案牘以苟升斗之祿不得專一其思慮而瞻望明公相去之遠如泥塗雲霄邈不可卽無復摳待門闌之日循心自歎知終不能以

有成矣顧惟惓惓知所向方之心異于往日之狂迷冀公之見察而不敢自外故輒書其近日所爲詩文二種數十首以獻於門下伏惟矜其志察其誠而是正之幸且不朽

夏鍾曰先生自述其生平爲文虛心能改如此則夫世之自夸爲多聞爲近古者亦可廢然而反矣

與李三洲書一

頃從淨峰公處見所屬吏士所爲此公紀述大征之文皆意義猥陋詞采謬劣眞不足以鋪張盛美揚厲壯鉅文字之學不講于世其誤不淺楊雄贊趙充國韓愈紀平淮西猶云近世詞章之事如胤侯征羲和

伯禽平徐戎僖公服淮夷與夫宣王中興而申甫樊謝諸卿之功使不見於詩書孔子雖欲存之以爲後世法亦何所考據而傳之耶僕謂淨峰公之功烈旣已不減吉甫方叔而作者無人何以媲隆周雅載之無窮也不獨如此也周人有雅而宣王之興始有考於後今作者無人何但人臣之美不著而已且無以昭聳有明之功德於漢唐之表尤可憾耳今此公又當與公共底平蠻之績楚多才士宜必有能著其美者僕竊願見之幸無惜一示及也僕之文極不爲今時所好常欲存之以示後不意公獨好之故耶及之

以資經武之暇之一談不然此言也其不爲妄且易與晉人之言善爲師者好以整又好以暇度公之整且必有暇也故論之如此幸有以教我僕將因以知公之暇也

夏鍾曰作者無人使一代君臣之美不彰闕係匪小宜先生之三致慨也

其二

公在邊有征誅之謀籌兵算口諸務方棘在他人處之宜嚴戒倥傯不遑朝夕公獨能論文觀理窮數造微有講習之益如在氈茵燕息之間信可慕也饞前啓有能整而暇之說以今觀之公之整也甚能暇矣

僕嘗言俎豆之中有軍旅盖其精神嚴固志意堅率可以周乎經曲千百之中而不亂則所以三軍敵千萬人者是此事也衛靈自以陣法爲問殆謂王孫賈輩之所治此豈孔門之學而所謂聞俎豆之事者自以正對非婉辭以爲拒也當時衛公旣不悟後世儒者亦復謬解于是軍旅俎豆判爲二事而雍容細謹爲文儒之習暴厲悍忮爲武人之長盖道之不明如此何意於公一明茲惑淨峰盖已進于此道公與共事尤爲奇特湖南之功知非二公難事所示文評足欽高識僕爲此文實不期有能好者之出于今要以

待於天耳何意有公與我同好也其敢不爲公盡方欲詳論而使者立于庭不能少留半日故未引其端俟崑録拙稿訪便寄去併爲一論之也

夏鍾曰整故能暇俎豆之中有軍旅自是至言

其四

高賢同時而不相知者自古有之或學術講明源流迥別或事功建立規模絶殊然要兩不失爲賢耳又有兩賢相知而偶以共事意氣論議一氷一炭至于事已論罷輒若金蘭此皆古人之所有果其爲賢正不在於事事牽合言言照應也僕於公與淨峰公幸

厚。一日相與之雅。竊知二公之皆爲賢者也。湖中征苗之役。一氷一炭。僕不以爲恠。盖古人有如此者。然不知二公意中能絶無所介。而懽若平時否。嘗有客過我草堂。談湖湘之事。云淨峰之功且成者。客曰。此大非李三洲所喜。吾艴然不悅。以爲何待賢者之淺。大抵俗士無識。往往以已心度君子。眞可笑也。僕既斥客。復舉以似公。夫異同起于國事。而平生契誼不爲之損。非公之賢。其孰能之。僕非知公之深。亦不以及也。客又有談公與張公。一在官中。一在家中。各緘口不談及前事。此雖氣象深厚。體段凝遠。然又近於

有意者僕亦以爲不必如此也不知公亦以爲何如平生惓惓仰慕之心欲公即出以膺當世之責而見吾道之行實如饑渴臨紙殊不得盡伏惟有以教之不宣

夏鍾曰賢者必事事牽合言言照應固雷同厭目然使氷炭相仍恐亦不免議論多而成功少也

與應儆菴書

昔人論朝廷方隅之緩急比於腹心手足如公之重不使居中宰制崇護腹心而膺方隅手足之寄宜天下所缺望也然手足有疾未聞腹心得以晏然無事則公今日所受之託豈可謂非天下之急哉自嶺嶠

開府設大臣經略以來名臣相望而事業俊偉勳業可紀莫如韓蘇州王陽明公變化運用之妙固在精神難以按圖求駿然規畫措置亦必有跡或可講求見之施行未必無所助于經略之一二也近聞鄭部州有不得於職拂衣去郡此公最爲不欺其心能自信其所守者官雖蹭蹬而其人品固同年中之賢者公在彼而不能俾一老同年之志竊以爲公有責矣不獨同年之私也嶺南爲郡才力或有出韶州上者自守不變未必有加之者公在彼而使賢守不得終其治又恐天下有以歸責于公也今時耳目重官位

忽人品便謂一僻郡老守欲去則去何足深置論不知古人重事體有一小吏賤僚之去就而係於致俗之得失者亦不敢輕豈可隨時耳目不以爲意也弟廣人也不宜妄言唯于公可一發其妄耳非公亦不能諒其愚也冬來嶺外氣候彌佳伏審道躬有相餘不一

夏鍾日重官位忽人品小吏賤僚何以爲鼓舞之地可慨可慨

與項甌東

僕所遣人還自三山得奉答書甚慰方遣人時正與洪君語度其不及不意及也而公于治行匆匆之際

復教詳至如此不但仰感情誼之殷又以竊知有道者所養從容暇豫終身無造次之時與所謂前定而不困者固此事也來教所云孔老異同而爲文者不當雜出於老子而當一於孔氏之言其所及孔氏之得失雖未得其清要而欲學者一於此而不出入于彼義則正矣老氏得失今未暇答公書本非爲老氏發故亦不必答也惟所以論爲文者其義雖正而于識不爲達也文之爲道固博取而曲陳惟其所以取之者雖博而未嘗不會於吾之極故謂之約其陳之雖曲而其義有中則曲而不爲雜南人周任之言毎

舉於孔子以孔子之聖豈不足以矢口為言而於前人之言時有舉焉所舉有前人之言而其意則吾之所欲言者矣龍子公明儀之言往往迭見於孟子而陽虎之暴其言亦有可以發者老氏之賢固加於周任公明儀龍子而南人之陋陽虎之暴又不論矣惟其有取於老氏而皆出於孔子此所以為學孔子者之為文者也今稱述必在乎經援引必則古先王如書生科舉之文者豈不為正而豈可以為文而亦豈可以謂之知道者哉有甚似而寔非有太反而正合非獨文然凡人之事業功行皆若此矣非公之明何

以語此義則序已付黃生入梓矣先此呈覽僕於此亦自謂不爲苟言者○公得無又以其雜出於莊周而病之耶有以見教毋惜便風千萬之望

夏鍾曰周任公明儀龍子以及南人陽虎之說孔孟猶取焉則爲文者即雜出于老氏亦不得爲失正不然道德五千言俱當束置高閣矣

與蔡鶴峯

十餘年景慕高風一旦得見顏色其爲慰幸何可喻云惜相見不多其見時又皆有他客未及詳扣微言以領精意然薰炙容氣猶足以祛躁客也承使至賜之教言伏讀其中有云令人好說心　云云此等言語

僕每見一二前輩好道之。其意若欲爲儆切。不知實是太爲鶻突。學者於道。貴在著察。正如此言。不但於人無以致其喫緊。且於其身正坐顛頂也。來教云頗存心力行。何如。僕正欲反詰公如何存心力行也。且夫說心而不知存。說知行合一而不能行。固非學者。今有自謂存心而實強制。自謂力行而實冥趨。公亦有以辨之否。又如來教所舉理會氣象之語。竊謂此語亦須善體。乃不誤人。夫箕踞夷蹲足驗不恭。跣走嗷呼可知非靜。氣象德性實非兩事。所當理會。然實際用工處正當有辨。如前賢之意不免防之于外檢

之于動以致飾爲善養以矯揉爲操持正使終日之間頭目手足之容皆直端重恭而已豫于色莊令色之學其視正顏色而斯近信動容貌而斯遠暴慢者何嘗胥壞也此學不明爲日已久非不學者之不明正由名爲學者而皆牽纏文義拘滯形器天載之神未嘗一時呈露於出王游衍之間故終日習行而卒謂之不知道也公充養積累醇備至到至於幾希毫釐而千里攸繫此等辨之不精便爲非道道一而已同則是異則非安得置此勿論而自謂爲存心謂爲力行吾恐其所存者非其本心行其所行而非吾之

所謂行也區區之意願公于此精之又精盡濯舊見以開新益則向日之所充養者皆爲實得而此道不孤矣草次所答不詳

夏鍾日氣象德性實非兩事與先儒制其外以養其中相參

與黃曉江

兄遺語奇崛險刻自有一段出塵之氣成其爲隱者之言若文從字順聲比律諧自難以一一論也故予於兄之請但取其過人者而不復置論其間茲示聯句尤制作中之末事更勿用詳評況又最短於此亦何以相正耶必欲不虛見命則亦有可論者大抵對

聯只是品題形容某山水某臺寺之風物景象不合
把自家意思來用惟自題齋舍室廬則有之上洞對
云濯足未成星海去振衣聞嘯閬風來此純是說自
家矣當易無疑如愛其句佳不忍棄則足成一絶留
題壁間可耳贈吳道士聯以玉屑對庚申非徒不得
道家經典元無玉屑之文乃妄杜撰三彭對一洞尤
不得妄意欲易之日甲子欲言雙樹知盖云欲問吾
歲若干請觀雙樹耳盖樹古則歲閲多也但雙樹是
佛家事莫若雙鶴知似爲無憾令威化鶴本仙家事
鶴固壽屬可以諭年也南臺一聯如封閤佳甚生地

中日月意雖未嘗不可會。而語已難遍。不如人間日月字面平正且不論也。然到山高則無味、山本是高、何須着此模寫、若云人間日月此中間、則語不迫而味可想、如此當盡換却毋句、不審於尊意云何耳、細故間費此評論。病中未敢有作。聊以解煩瑣故不覺剌剌盈紙矣。可否見示不妨也。

夏鍾日錄此見先輩論文不輕恕人處

與鄭海亭

吾子所與于蕙川人書、因後書見示、始往取而得之、向遣人候、于時未見此書、故不及唁喪子之戚也、人

生道此直是東門吳乃能不悲吾輩自有性情焉有頑然不痛者耶要當以理命自勝勿爲所累乃不失正此際最是工夫勿云常情細事也向聞應常州巳考績入都會因朝覲人便寓書問之如子所示則書莫由致矣有歐巡撫便新識應常州士之相得固非茍然取人與取於人皆必有道今人但言受知于人者之難而不知知人者之尤爲不易且如吾子爲政受毀固多然使彼毀者數輩盡變而譽子亦不足爲子重吾輩須認得此意端的始能不奪所守而淫于俗喜怒哀樂中節爲達道而又有聞譽不喜聞毀不

懼之說無乃近于木石其心而非情耶彼以爲其毀我者固不足懼而譽我者固不足喜如使賢者譽之毀之亦豈有不喜不懼者哉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非但觀人君子自考良亦若此吾子以爲何如予近來讀易補見聖人之用追念昔者所處所履何以免於災戾大抵乾震之卦必多危辭雖乾六爻亦不言吉至於用九言其所以用剛之法然後稱吉德已龍矣亢則有悔乾健知險坤順知阻此何等作用而其歸只在吉人躁人之詞多寡此爲老子知雄守雌大辨若訥之旨何異但聖人無私心而老氏一意自私

其身所以爲不同耳易之告人未有不正而得吉亨者而亦多貞凶貞厲之詞是凶厲亦正之所不免也夫過剛則不吉多言不免於險阻而守正亦有凶且厲此所以爲易之道一也吾輩處世固不宜必有亨且吉之心而亦自有免於凶厲之道每每以此意自檢括頗能不以世故累心但恐信道不篤舊習未除終不免於補耳子去無錫想亦不久時過必行亦易之道也李生黼者僕未詳其行然能潛心講究有稽古之長與虛誕浮薄之士作字寫畫者大不同也今之所謂富貴貧賤者何必其人之材德足以當之直

有幸不幸豈爲士夫者皆足以致富貴而此生獨以不肖宜貧賤哉不必深議之也應常州爲此生刻二禮集解向曾許以作序未就也應君見寄一部已爲人取去子到毘陵能爲予寄一二部來尤望僕病尚纏綿不能脫然去體第爲薄祿羈此不貲之軀豈有行志及物之效哉子居彼中頗與人接宜詳得僕過失以相告曉而第以二三好言見慰何也子以爲此便足以塞朋游之責乎非予之所望於子也相見未審何時臨書耿耿

夏鍾曰中多名言聖人無私心老氏一意自私其身兩語尤爲不易之論

與華鴻山

借敘住稿極知不揆然於往日游世浮跡盛衰用合之際言之有可感者雖文不爲工而其意獨至矣至其所以致推慕感憤於兄者亦非苟然也僕常愛歐陽六一所作釋唯儼秘演梅聖俞詩集內制集數序感慨曲折極有司馬子長之致昌黎無之也常有意學之而才力況趣終不相近此序亦頗有其風矣蓋因兄之雅以稍發吾文而非吾之文能有加於兄也文中徑書尊字他人觀之疑其不恭然此雅道也不可以俗格亂之非兄不能知也僕爲文其不售於俗

人耳目有大於此者而區區自明其細者又可笑也
風便賜教使知可否如何

夏鍾曰余愛此書文不爲工而意獨至及因兄之雅以發吾文非吾之文能加于兄數句故錄之

與林希載戸部

側聞榮拜民曹私心殊不能平以爲方今士流文學操行如吾少峯者不能以一二數乃不得居侍從列要近而獨置之於此耶又念吾子精敏好學之志累於簿牒程課之間不得以專其力而一其思慮則欲一日脫去縣邑之繁冗宜無所計臺瑣省署之間也萬金之璧置之下邑之市委巷之肆顧者旣少售之

亦難移而之通都上國四達之衢。四方之名商大賈。聚而求寶。於是則是璧也。雖欲自爲斂藏不沽。知寶者因將不愛重價而購之矣。吾子之去秀水而入民部也。則亦難委巷而之四達之衢之時也。何患不售哉。惟吾子益重其寶。爲天下寶之同志之願也。不肖平日交游漸就衰薄。惟吾子不渝而益篤。佩之不能去心。顧蹤跡之難并。徒惘然於臨楮之際而已。

夏鍾日宕

與張淨峯書一

與洪君同行。故送公不能遠。然雖遠亦終當一別。意

到正不在此也本擬作文贈公行不特德業地望歷題而茲事體大亦復壓題故不果作謹賦長詩一首以見寄豈謂足以歌咏盛美嘗觀韓愈於裴晉公征蔡不作贈文要亦爲題壓縮手不是偶不作也然裴公功成之日韓公猶在朝正典文字遂得鋪張其盛作爲淮雅僕既廢無所用其文於朝廷然公功成之後僕尚當爲公賦之雖制作明雅自有其人足以薦告郊廟傳之縉紳而吾之所賦或可備風謠樂府流播民間以諭閭巷口耳也公以爲何如

夏鍾日堂皇題不容輕作唐人推燕許正謂二公于事體大處出手便壯麗耳

書三

於郭傳士處○得觀所祭陳紫峯丘集齋二公之文○知其決爲公筆○非門生屬吏之筆也○公之學、乾道淳熙間二三名儒之學也○然二三名儒○亦嘗力爲嘉祐熙豐之文○而終不遠○公學其學○而其文則嘉祐熙豐之○文矣○五管所治○蠻口軍旅之務○雍容優暇○大篇短章○具有體意○公之所養爲何如○至於朋友之誼○生死終始○情文均至○誠有道者之事也○竹坡公銘文○久望未蒙見寄○豈不欲爲之耶○竹坡襟懷灑樂○雖不如紫峯先生○而謹禮循法○踐履篤實○或有過焉○英敏明達○足

以爲政若不及集齋君而恬靜無求於世寡惡集齋
所愧也今於二公旣有所慕亦有所取則如竹坡恐
宜在慕取之間又重以與尊祖有登科之契誌墓之
文非公誰託而公宜亦有意於斯也故某不敢請於
他公而獨以累公幸終惠之紫峯先生傳此等文字
必公爲之乃有發明賤子冒然爲之誠非其任然張
生達甫云公頗訝其引論及公意若不懌者竊謂公
深於文而明於知言決不作此見解或者書生不曉
公所論而失之耶文之有此體非賤子刱爲前人之
作多有論死者而及生者以交相重而致意焉公決

不以其體爲非是也如其意則賤子之智皆足以知其賢雖言其貧而其分數之嚴亦不敢苟至於公則所以歸重者特至蓋非敢以鄙陋之言爲足以相重實其區區之意存焉妄意此文於公當有契而不宜以爲訐也有便不惜示及、

夏鍾曰先生衡量評品之間不肯稍差毫髮其嚴重如此

與唐荊川

側兒尊公拜南曹郎之報甚喜、使吾子隱不違親養不廢學非子之素志也夫而今乃遂也恨予不得在金陵而拘縶於此也令弟計已成婚、田園饘粥之事、

亦不復以累子之力子其樂哉不審比來尊體病否何如何如何如子之寡欲省事以義理養心而病不愈者未之有也古稱戰勝者肥子已無用戰矣又何所得癯哉余居此碌碌殊愧吾子在菴君去諒能爲一談之由今追昨其過惡之多不勝其可慚赧而悼恨今惟當常存此心益加警察使後之追今其可慚赧悼恨者漸加少庶久之不已少而漸少猶萬一可不至於爲小人而已夫以余之誦習章句忽聞諸君之論其於聖賢之學亦能謬言其梗槩而竊知一二然自檃括其行則未免於小人豈非其言爲空言而知乃

良知也然則由是以知大學之所謂致知者信在內而不在外係於性而不係於物而龍谿君之言爲益可信矣余力本弱、資本下、而子往往謬以爲可進是非好而不知其惡毋亦誘而振之也乎益友離居、弱力下質、愈其所誘進而奮發、吾子山中所得、宜一一見示、無爲獨善、在菴君誠良友、去此大可悵恨、占筆信率、不盡此心、

夏鍾曰深于先儒語錄之旨至云未免于小人先輩學問之嚴一至此乎

與汪直齋

學記久稽、復命至煩、特使遠至、罪負何可言、其所以

遲遲而負稽逋之罪者。亦欲竭其鄙陋之意。冀有一言之可觀者。以不重孤執事之托。與吾克齋之意。今其文成而鄙陋不足觀如此。秪重自愧耳。自有序記文字以來。諸名家之文爲記學而作者。唐人皆有愧詞。雖韓昌黎夫子廟一篇亦爲劣。蓋唐制立學不廣。不但諸家無名文。而諸家之文爲學而作者亦少。惟宋慶曆詔天下立學。制始盛於郡縣。而古文之興亦自慶曆以後。故宋人之記學者。其文甚多。然惟李盱江袁州歐陽六一吉州二記。盛爲一代所傳。二文要爲差彊人意。在二公亦非其至者。至曾南豐宜黃筠

州二記王荆公處州慈溪二記文詞義理並勝當爲千古絕筆而王公視曾猶爲差貶焉學問文章如宋諸名公皆已原本六經軼絕兩漢而記學之文其難爲工如此况鄙陋無能如不肖者而敢妄希有一言之可觀以副執事之請耶惟望改削使不甚紕繆然幸幸

夏鍾日先生留心記學之文故其考核如此近代學記濫觴已極須以此文正之

與李嵩渚

汴上宦游無他所得惟幸與公相見因屢欵芳論揚榷於風騷之塲此爲有得耳嶺外中州相去甚遠無

由與公相聞惓惓之意想彼此不異也居閒或追數踐歷事跡輙有感歎蓬池之上阮公長嘯杜甫與高李登吹臺悲歌酣謔皆傳爲後人美談久而不泯吾雖遊汴豈復能使其跡有記於後耶然諸君子當時皆旅游寄寓其跡爲奇吾方擁旄乘傳從事於文法體執之間固不能爲奇如高適持節彭門令人亦不復道說而瀼西夔門杜甫融顯之與漂泊其得失固如此夫吾今已廢宜可以爲奇方圖出游自計已悔少日所作而仰希聖門狂簡之學果其遠出又不能爲奇且將被逐見譏糧不繼而樹遺伐矣以此疑而

未決敬舉以似。公夫往者既失之。而人又慶未可得以釋其疑而決其計也。數年不通書、又不作寒温之語、而獨質以吾所疑者、蓋望公之至、請勿忘見答也、願言之懷、殊不一一、遊記二篇、聊復請教、

夏鍾曰罔不能爲奇宜可以爲奇又不能爲奇先生之好奇一唱三歎至是耶

與林二山書二

世上許多漏缺敝壞急須補塞整頓。有人足以爲之。而顧使之久袖手以傍覤。不知天意世道畢竟如何。其終於此而已。則吾不敢知。如其不終於此。則何不使其人早得爲之。乃欲待其時已過而力愈費何也

不肖所以汲汲於公之未起。蓋不能忘情於此。豈以中丞爲未尊。自中丞以上。尚有高官之可榮。而足爲公重哉。天下事。但使當局而爲之者。與側坐而觀之者同心。則無不愜人意。不肖之談。蓋側坐而觀之者空談耳。聊爲公發之。知不以爲狂謬也。

與李中溪書一

庚子歲在沐臺。獲通荊川之問。方■繼續相聞。辛丑之變。雲翻雨散。今思之如夢。追談之亦何異說夢也。棄置不復云。如弟之陋廢。而閒居談道著書。尚有用力處。而不以區區名勢得失者動其意。況如兄之高

明奇偉者乎所恨者各生遼絕遐阻之鄉嶺限海界如各一天不獨兄養性綴文之益僕無由請而僕之策駑磨鈍黽勉一得之愚亦無由爲兄盡之也如何如何明倫堂記曾錄寄武進唐應德兄并與書云此文乃明道之文非徒詞章而已其義則有宋大儒所未及發其文則曾南豐筠州宜黃二學記文也唐君復書盛有所契不以予言爲妄也然世之名能爲文詞者舉不足以知此亦可以歎近世文弊而有志之士不得有明也周戶部誌銘李尚寶行狀不獨其文而已其是非不敢苟者乃吾所以爲文之道也兄如

信其道則可以因此文而知二人之爲人矣家居治心講學之餘不免爲人牽挽作酬應文字亦不敢苟而必有法以無刻本不得相寄然未嘗不坐此取謗方用世時好行驚衆之事以召怨嫉今不用而退于家復爲驚衆之言以取譏議是無所往而不得謗也然吾亦何暇恤哉非敢不恤也道本如是而不可變恤則非吾所學之道矣兄以爲何如久思欲與兄相聞絕無便者茲舍親往佐嵩明州嵩明不如去大理若千里然托黃君以必達也有便幸無忘報我

夏鍾曰是非不敢苟乃所以爲文之道道本如是而不可變吾所以推先生之文當與宋文憲並也

與吳泉濱

僕爲此文以授佩甫君使刻石納壙中佩甫讀之未畢涕數行下哽咽不能出聲幾於自絕爲廢其讀讀之三四而後能畢毎讀皆欲泣欲絕以謂道其情事如揉其肺腸腎膽而所以寫其親者不獨神志如存形貌亦宛然在目矣夫孝子不忘其親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所嗜思之之極其精誠之專而猶不得見而一讀吾文則其人忽然在前而居處笑語樂嗜皆是蓋文之妙如此昔少君致李夫人於帷帳燈燭之間使武帝眞以李夫人爲生也文亦有是

與然非佩甫君之孝亦安能於吾文中輒見其親之悲之至於如此極也公既深愛佩甫而尤好吾文故聊往覽而併道佩甫之所感於斯文者使知吾文未足好而佩甫之孝為可重也

夏鍾曰既自賞吾文之妙又歸美于佩甫之孝無一句不近情妙妙

與張秀才

二生來傳示尊意託於他事不欲屬筆如此則孰能代此筆者是執事之意不欲為此而託以辭耳竊謂此等事雖是好事然實無所利於其父母舅姑之家故出力以為之發明者少而此烈婦之父母舅姑皆

常人守陋安舊非能出力求爲此婦發明者吾輩正不當以其不求而怠也蓋發明節義以裨風敎乃吾輩有識者所能而不宜責之守陋安舊之常人在執事不當以其不知託重而忽其婦也若以爲其婦事未可發明則此婦自喪夫以來立志堅定必踐其言卓然昭明如揭日月不可誣亦不可掩執事亦必問之審訪之眞更無可疑矣若以郡博士駁語爲疑則此乃文移當然且其覈之嚴乃所以使其事跡之著也無疑駁之復乃所以使其文牘之行也有據不獨事體當然而且尤爲有意於發明也執事亦何用疑

焉如不以爲然請面質之傅士必以僕爲先得其心也幸毋忽

夏鍾日發明節義以裨風教不當以不求而忽之覈之嚴所以使其事跡之著可謂留心風化之極

寄道原弟書一

得李抑齋傳來大選報知是武選此司中事體頗關係條例甚多往時諸曹郎只以談文賦詩爲高致其下者以圍棋飲酒爲樂鮮有留心國事以致吏人作弊賄賂公行大抵京官固貴以文學潤身至於職事所掌尤宜加意今日登仕之初便宜立定主意以明習國家事體爲要我舊日爲曹官亦只是以作文賦

詩為第一義故於本朝事體諸司職事不甚通曉後來雖稍聞知。亦只是獵涉泛濫。不為精切也。當時若知此意。就使練習典故。亦自不妨作文賦詩之功。只緣無人提破此端。說話因循過日。及為吏部驗封。自掌司事。始知典故不可不習。稍稍留意。而即以權臣之怒謫出矣。眞可悔也。兵部經火之後。人籍無存。只有李遂廬尚書。在部日彙集兵部條例。一部甚詳。我同日已抄得數本。但未完而有常州之行。今此數本。亦不復存。可抄得一本寄我。又京中有好書無印本。及有印本而我所無者。時時收得寄來。此至切務也。

李蒲汀家好書甚多○其子若相識○可時與之借錄○不必求好○只以有此書爲貴○又要抄字不訛○須着吏查考叅對○大抵蒲汀家書好者○第一是板好○此不足喜○但是宋儒經義○及查考制度樂律水利兵刑等項名數之書爲上○文集次之○至於雜家小說又次之○此一事須着意○如飲食然○乃可得○若悠悠泛泛○決不可得也○

夏鍾日明習國家事體爲要中肯之言求書須着意如飲食然乃可得深于求書之言

書六

日下既爲郎、事事要有根據、而要事不妄○須精神聚○

應接周旋照顧多極分精神便於臨正經事體無力故今日尤當斷交游而此時只以作郎中一節乾纔入局面未爲不可以爲郎便有事有事便有形跡便當關防乘此多閉門少騎馬出街則所省亦七八矣爲郎官與做外官不同外官要通敏活變隨時隨事斟酌人情答應發遣而爲郎只要記得職掌事例熟守得條格定便是好郎官而題稿與行稿貴有好文字今須日日取舊稿及他時諸公奏牘疏議等集閱之亦有可相資益且或可採用者就是近時夏桂洲奏議此已是欠學力根據之文然猶爲綜練詳贍亦可

觀也。若林雙臺陞早。汝調早。則儀部無日不是稿。又須於典章名物。禮樂器數。有些查考。一部文獻通考。通志畧。杜預通典。常要在目矣。留心留心。

夏鍾日爲郎官者宜書一通于座右

書七

來書所問詩作。豈容易談。第一要有學問。次亦要才力。不弱。毋見世所稱才子所作。不但去古人遠。雖何李二公。尚隔多少層數。然今人易足。又眼不明。或已有輕視兩公之心。而自謂所作者。乃初唐也。不知初唐本。未是詩之佳者。故唐人極推陳子最。以其能變

初爲盛而李杜繼出此道遂振同時高岑王孟乃其大家今只取此六家詩讀之便知其妙而見今人之所爲者皆陋淺無足觀矣故爲詩於今之時者使眞做出初唐詩已爲擇術不高況又不如初唐今且勿說到骨髓處只說箇大槩初唐之詩千篇一律數家之集皆若一人而一人之作亦若一首其聲調雖俊美體格雖涵厚而變化終不足盛唐之詩則人人有眼目篇篇有風骨即此以觀亦畧見不同大致矣吾向贈宋仲石詩如起句洛陽橋外路萬里指長安今贈唐宴江如帝心嘉勞來戸口不虛增結句如相送

情無已寧因感遺肝莫倚鸞鳳志今當作鷙鷹皆不容易得然知之者少矣舊歲與方洲遊山詩句句俱是風不涉陳套不守言筌然方洲亦未甚解其妙也信是知之者難如取路非高足入山力復餘畏景在城市聊茲息茂陰此等起語如堪嗟二畝半促促邑中居明歸應復望惆悵使顏衰此等結句總是唐人中翻來然何嘗涉他成套也意之論是如此然遣字造語亦須知其不同如我所舉此數語都是史漢文氣一字一字都健若一時諸作惟荊川時時能出此妙意然句語遣得亦有未到雅健古老處今只看高

岑王孟杜甫之詩○便能知之○李太白猶不免輕浮而失倫次也○但天才勝人○超絕千古○不得而肆譏彈耳○吾詩自覺於古人合處不如文○文則有全篇合○或有過之者○詩則不能如此○然今人窺我門戶則猶未耳○只自默默存記此言○日讀古人○又參看時人所作○久之自透露見識出來○則雖做不得古人之詩○亦論得古人之詩矣○但論得就是學力更勝於作得也○論得者或不做得○不妨爲名家○做得而見不得○終是偶合○且亦無不明而能作之事也○故凡事先須從識上起○因汝來問偶及之○恐汝亦未得開曉也○

夏鍾曰是唐人詩定
評亦是先生詩定評

書八

留子行來領書無甚欲言者矣文一篇正今日作者進以封去有欲見者可出與觀如非欲見吾文者不必自出蓋文之學不明於今甚矣驟見使之迷惑驚惟無益也方洲嘗述交游中語云總是學人與其學歐曾不若學馬遷班固不知學馬遷莫如歐學班莫如曾今我此文正是學馬班豈謂學歐曾哉但其所學非今人所謂學今人何嘗學馬班只是每篇中抄得三五句史漢全文其餘文句皆舉子對策與寫柬

寒温之套。如是而謂之學馬班。亦可笑也。此話無處說起。惟汝不可不曉。他人不必爲之強聒。徒貽取其譏訕耳。屬有客草草。

夏鍾曰假古文壞文體當以此語正之

閱當以此論正之
史鍾曰假古文壞文
訓耳屬有容尊草〇
說〇經併放不可〇不難他人不必為之論辯〇徙取其議
漢溫之參〇如是而謂之學馬班〇亦可笑也〇此語無[illegible]

王遵巖集卷之七

晉江王愼中道思著　後學張汝瑚夏鍾選

記

龍溪縣修學記

龍溪縣有學舊矣士日遊於其中忽覩其尨墁碱甓題榮桀桷之堅好華絢化去腐鉄黯黮之陋如寔始作一旦躍然以喜益起其游歌講習之志者揭陽林君松爲縣之時嘉靖二十六年也君以寬簡爲治其本以不擾其出之於政不爲緩弛而無側敝其意能諭於民而亦不敢慢其令役之於可勞不待疾聲變

色而趨之者敏士有其樂而厲巳之毀不作於民於是士民相與謀而來乞記將以載林君之美於無窮余既不得辭則爲識所聞以告焉蓋余聞之有生人之道而無司徒之教則衣暖食足而乃所以陷之於爲禽獸故立之典常而設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名名者實之所居而義之所從出也故爲之親義序別信之教使得其所以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者而器物度數容節之用於有事其變無窮而皆其所不可廢則爲之制其器具其物差其度數飾其容節使有以應無窮而待夫人之有事其詳至

於難勝。而約其目。於藝有六而已。民生於其時。自心之所知。以及耳目之所覩聞。無越此者。童幼而習之。至於長。身沒齒而不得變焉。其居處之所常。則或於肆。於市。於畎畝之中。其業之所治。則或執規矩以利器用。通貨賄以遷有無。力稼穡以生穀粟。能否不以相易。各守其長。而安其所處。彼已無以相羨。愧佗佗焉竭其壯老之力。以由於司徒之教。而不知其所以爲之。此舜之所以命契也。然此所以爲教。其倫在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藝在於禮樂射御書數。而其所以然。蓋有可知者。而非民之所及也。於是有

胄子之教焉而以命夔此所謂士而貴於民其居處必在於閒燕其業必在乎期命辨說絃歌蹈舞而其所尚在於能知其所已然也由之者雖不通於性命而不足貴而踐習服行之篤常可以寡過知之者之可貴矣少有蔽偏之弊雜於其間必至於拂經賊德過焉而不止而徒以繆鶩夫由之者之民故詖遁反側惑世誣民之害常出於士而殄行驚師之戒尤爲當時之所謹慮其蔽陷離逖之情之不可以驟察而遽得而明其是非之端於後其端旣明撻焉以示其儆書焉以俟其悔至其儆之而不威俟之而不變則

從之以戮辱徒迸之刑蓋古者於士其待之之重而教之之難又如此夫巳别於埶規矩適有無力稼穡者之所業而居處常在於閒燕矣豈有暴凶昏黷以歷聖人之誠而煩王者之刑而其聰明才智之過出於蔽偏之弊則得罪於聖人而不免於誅如彼其嚴蓋道德之所在必出於同而學之不可以苟也由唐虞以至於周其間雖更弛壞而其道未嘗不同及周之隆而其教益明矣其見於周官司徒之所肆者曰德曰行曰藝皆有六焉行與藝者之六蓋民之所同由而德之列於一則士者之所獨能也嗟乎由其所

嘗爲而有所不能則謂之民而不足貴而名之曰凡有能其所能矣少出於蔽偏則足以獲罪而無所辭誅卒不得謂之民而名之曰頑惟盡其同由而超然得其所獨能者而後可謂之士今之游於學博其衣裾冠峩綦裴于于然挾册而讀誦鼓瑟琴而吟謌蓋古之所謂士也既已侈然自貴於利器用遷貨賄生穀粟者之民而無所愧矣其尚因余之所聞思焉而有竊求其所以爲士者無辱古之所名而有以輿乎今之民也由是以載林君之美於後豈有窮哉

夏鍾曰士爲民首苟不知學至不得與民等而不免於誅然則士可不學將學亦不可設矣

明倫堂記

堯舜在上。設五品之教。振民於飽煖之餘。而免於禽獸之患。三代循是。以建學爲之立其官師。作其宮室。辨其時物。勅其條法。甚修而綦隆。而孟軻氏獨知其指曰所以明人倫也。民之不可使知。雖堯舜猶病之。而其聰明彊敏有材智者。傑然特出於衆人。其材之成。足以踐三才之道。其過也至於殄行而驚世。智之至。足以察萬物之理。其蔽也則必爲邪說以誣民。先王取而命之曰士。而教之於學。其所爲教有可得言者矣。縞收端冔韠紳綦偪之飾。而裼襲委垂之宜。琮

璜琚瑀齊夏和鑾之節。而步趨周折之度。豆籩簠簋鐘鼓管絃爲之器。而酬酢揖拊以爲容。典謨雅頌射御書數爲之文。而詠歌講誦以爲業。耳目足以極視備聽。口與手足足以放言恣動。然所以禁防而開發之者。其爲事詳而爲物博如此。至其所以爲是詳且博者。其跡可守。而其妙不可爲。其形可名。而其精不可言。其通於天謂之命。出乎命謂之性。凝神於不見不聞之表。默化於無聲無臭之中。形器俱泯而思爲無所。日改月新。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其於所謂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者。頽若疎濶而不治。簡畧而無

當。蓋孔子教於洙泗之濱。述聖道以善其人。待來者。所可聞者文章。所雅言者詩書執禮。所不可語人而以待中人以上者。彬彬見於魯論所載顏曾冉閔之所答問。曾不少及乎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間。而以孝爲問者。游夏二人而已。先王所以造士。孔子所以誨人。其可言者如此。烏在其爲明倫耶。是不可以不知也。習其教而不知其所以教。由是會其高者。以爲發揮於性命而不悟其爲人倫之本。先王之道。使其高也而出於人倫。是乃所以爲異端而非所以爲性命也。守其卑者。以爲該貫乎事物而不察其爲

人倫之用先王之道使其卑也而外於人倫是乃所以爲曲藝而非所以爲事物也德之不一俗之不同豈獨學者失其體用哉以子貢之賢當其未悟猶思托於事君事親以求息焉而少休乎爲道爲學之倦彼不知其所學者所以學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也大學之道極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家國天下固非蠻貊之邦鳥獸之羣也必有人焉居其間非謂之君臣則謂之父子非謂之夫婦則謂之長幼朋友也人有心之志意之精主乎內有耳目手足之動行乎外非之於君臣則之於父子非之於夫婦則之於長幼

朋友者也先王之教使之凝神默化致其心知志意以善其內又爲之設其文采備其容器制其度數使有以禁防開發謹其耳目手足以善其外其通於性命者行乎事物其由於事物者合乎性命其學於事物性命者貫乎人倫故其於家則父子親長幼序夫婦別其於國與天下則君臣義朋友信故無一命之爵無尺土之階而人物之性以盡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畢得詖行邪說無由而作民生其時無復震驚誣惑之憂其於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雖有所不知而坦然由之是民之所以親也親而不能明民之

所以爲下也。明之而使民親焉。士之所以爲上也。泉之有學。國家所建。教學之法。則命於天子。其來非一日矣。士之聰明彊敏。能自致材智。以見於世者。往往由之以出。而未有能得其所以教者。郡侯俞公爲政。好以德教撫循其民、養其長老。而訓其子弟。惓惓於德之不一。俗之不同。以爲是有責乎爲士者。又不鄙之爲不足與進。且知其民之已信而可用也。乃與僚屬咨議。叶謀撤明倫堂之舊而新之。以與士者講習於此堂。而委記於余。余謂古者立教。其具具誠設。然所使長治之者皆賢卿大夫。以其素講之學。成德之行

倡導而鼓舞之其於化民成材尤易以侯之賢尊有長治之任而斯堂之作及其政成民信之日士之與起發憤於斯時者宜益衆咸思捨舊棄故以聽侯之所爲雖今之去古遠矣所以禁防開發之者其具難以一二追古而心知志意之精未有求於內而不得也得於內未有不得於外也學之則爲士不學則爲民上下之分可不勉歟興造之歲月則始於壬寅七月已已訖於十二月庚寅金取於帑之美者其役鉅體大而費不及民工不踰時亦可書也侯名咨伯平湖人由工部郎中出爲今官云

夏鍾曰先生自評此乃明道之文非徒詞章其義則宋儒未發其文則子固筠州宜黃二學記信然

夏津縣修學記

夏津於山東爲小邑賦入單儉疆理褊迫詩書禮樂之教缺然不興士無以成其聰明碩大之材然俗固專愨不雜重生而愼刑吾師易愧虛先生之令於是邑也力行節儉躬率以德爲之期年民旣觸其專愨之良相與馴習而悅安乃始謀所以昌明詩書禮樂之教顧惟國家造士之典邑立之學教之所出莫先乎是而學宮傾毀廟宇敝漶不足以居游息起瞻慕慨然有意於作新之事邑固儉迫難以繇役而太勅

經度盈縮議不煩於衆慮不動於民捐廩斥羨鳩工庀材舉之以次第遲之以歲月明倫之堂先師之廟薦祭攸飭翼廟之廡側堂之齋環之爲垣樹之爲門與夫庖廩庫廄莫不畢治祭祀宴射之器稍以完善作啓聖祠以應新令拓立學舍若干間以待士之來止而修業者蓋始於戊戌訖於己亥凡再閱歲先生於夏津之士民教之欲以成其材愛之不欲傷其力故其籌之如此之勤而就之如此之徐也初余視山東學政先生告余以其本意比余再徙官來河南而先生始以書來述其所以而屬余爲記之余考在昔

人材之盛○俗化之隆○莫如成周之世○周之所以教人之法○何其詳也○自鄉射飲酒養老○合樂○以至勞農訊獄○飲至獻馘之事○無不在於學○其術則順四時而使之絃歌蹈舞讀誦辯說○習其筋骨於節度之中○一其耳目於聲容之間○開之盡其物○而充之有以達其材○防之多其途○而養之有以全其性○士之行修德成○而可以爲世用○非獨其質○亦先王之所以教之有其具也○今之立學○其亦有先王之法也哉○惟讀誦之存耳○而使之作爲文詞○以徇程式而求合有司之尺寸○則其所存者亦非矣○宜乎古之君子○有感於古今成材

之難易也蓋余聞之先王之道其立之也微其行之也著微者立於不可知之表嘗託於著者以行而著者所以行其所以立故雖煩且密而皆有以達人之材盡人之性惟其微故無得而加損而著者可以化裁而變革隆汚常因乎時之所宜寬猛常適乎人之所安先王之爲此凡以禁過禦淫去昏撤蔽使人自得其心是以由其法者誦說諷詠則煥然博其理義之趣擊戛拊奏升降俯仰莫不油然長其莊敬歡愛之情蓋其不慮之知無體之中無聲之和有以自得而然也及教之衰漸以放失學者眛其所立而惟著

之習論說之詳聲容之盛益足以適性而叛道其守之愈嚴治之愈精乃所以爲陷深而去遠老聃莊周之徒乃始以聖智禮樂爲疵藝淫技澶漫摘僻以擢亂聰明滑性命攖人心之具如畢弋罾笱之足以亂鳥獸魚鼈於山澤然者其懲之雖過而學者之失性離道宜無所逃於彼之誚也方舜在深山之中鹿豕之與遊木石之與居豈有鐘鼓管籥玉帛俎豆之器簡冊篇詠之文哉然舜用其與野人同者以爲聖而莊周之所笑皆游夏之徒學於夫子而一再傳者也大羣於鹿豕而不異野人者不失其爲舜而誦法孔

予被服周公之文者乃不免爲莊氏之所笑學者亦可以反其本矣蓋孔子戒小子以學詩可以興觀而羣以怨其實以之事父事君彼其諷詠而誦說者皆吾之性情也禮樂之實孟子嘗言之矣曰以節文而樂大孝弟而已是所謂本而不可得損益者也嗟乎今之學者以爲上之所以教我者非有先王之法也退而同於鄉人固已卑矣其有志者必欲反古之道謂不如是不足以爲先王之法法爲可復而身終於無成亦可謂蔽而不達矣故余於其請文而爲之說使夏津之士姑後其所習先立其本以自得其心本

之既立則其著者固可以化裁而變革且先王之法自是或因以可復焉無爲自貶以同於鄉人空言而妄意乎古也

夏鍾曰有大本領方有此大議論眞可動之學宮

松溪縣改建儒學記

嘉靖二十四年某月松溪縣學災其時青陽柯公喬遷之方以布政司參議分守建寧行部至郡縣以災告馳往視之度開燕之地以居士使無失業士忘其災乃謀作治之事視其基痺陋而偪於城闉蓋始徙不審士游於陋數十年而不得復因舍今所燬而舊

是圖闢侵褻冒故基以得稍市四旁衍地以廣之而作治之基審始爲會財所出徵發調集具有條理有司常成而已蓋公好學問道論爲世師其見於政事宜與俗吏不同如此旣會其本末以授知府錢侯嶸侯之在郡廉簡溫仁其信於民也久又有所授以從事民亦不戒而來作治未幾而學成矣柯公以書至清源山中屬某爲記余辭不能久之而分巡建寧僉事翁公學淵以幣來速文余益不敢當其後柯公由叅議爲副使巡海行部漳州余得質以所聞然後敢以其所質者爲記蓋嘉靖二十八年七月也錢侯旣

遷謝侯上箴來代能修錢侯之美參議仁和吳公源僉事江寧張公恕並以直清寬大布宣化理尤加意於學校而以璽書督學於閩者應城周公琓也周公才學名一時條教科指有以作人松溪之士益勉所聞以稱諸大夫嘉育之盛而某之記適成記曰先王設爲學校聚天下之士教於其中將以使之自覺內得於心以成其性而有以爲天下國家而其教必謹於形器悉於名數自其耳目手足之所感以爲視聽言動之用皆必有不可亂之節與不可易之物非其物則有禁而不得其節不苟然以徇也守之之嚴防

之之客。如郊關市門之譏非常。殆又甚焉。一歲之中。冬夏以習禮樂。春秋以治詩書。無有須臾之頃閒暇。以嬉耳目手足。手足之用。將舍是而爲他而有所不暇。所爲能得於心。高微深眇。耳目不可得而遇。手足不可得而致者。未嘗及焉。彼存其耳目。而其所不可遇者固已察矣。約其手足。而其所不可致者固已著矣。其察其著。出於服習而勤修。故能深思而獨得之。其得之也難。則其修之也益固。可以持久而不勸。如是而處詖邪怪譎之時。接乎姦亂之聲。色淫慝之禮樂。固可以不變。況於其防守之嚴。且密哉。其教足以成人

之材○已成之才○又足以爲教○姦亂淫慝之術○不得出於其閒○一有出焉○則其材之旣成○有以燭知其害○攻距之不去不已○而所設之教○又得與夫所成之材○交存而不衰○旁皇周浹○至於廣遠○則荒陋遐阻○四達而無所不被○漸馴賡續○至於悠久○則歷世改物○而流風遺俗○可以詠思興起於不泯○蓋三代之治之極○而學之成如此○由周之衰○先王教人之法○相屬而靜壞○人之耳目手足之用○自爲其物○而貿然莫之爲節○苟簡殘缺之餘○猥以自恕於卑陋○而便其縱弛易肆之私○而才辯彊力之出於衆者○始有不安之心○以其物之

無所遵其節之無所倣徒以妄意於高深微眇以爲可得而遇且致也奇嚨詼詭日作於形器紛然以驚胥當世之民如是者皆見爲才而足以易於天下振矜其所不可得遇者而形之於耳目未嘗有察也道說其所不可得致者而措之於手足未嘗有著也其卒歸於卑陋而適所以爲縱弛自便而已蓋孔子與於洙泗與三千之徒共學其教必以文行忠信其雅言必以詩書執禮其自爲學則繙十二經而不以爲多三絕韋編而不以爲勤聞樂於他國問禮問官於人射御之卑執焉而不辭獨立而訓其子其學必在

於詩禮○語上而爲顏子言○其目必在於非禮之勿以視聽言動○而其所自言○則曰下學而上達○此先王立學之方○而教人之意也○由今之道而爲學○誠不能一二以合先王之法○既皆曉然知尊孔氏○而誦其所傳○則於形器名數○固不能無今昔先後之差○而視聽言動之用於所感○出之必有其物○動之必有其節○閱千百載而若旦暮○其曰下學云者○攷於其書而可知也○是將不越夫耳目手足之間而有以得其不可遇不可致者惟在夫愼守而篤行之而已可不勉哉

夏鍾曰先生嘗云學記之文必義理與文辭並勝先生諸記無媿斯言

長汀縣學記

學之立否果有繫於人才之成壞乎哉五臣十人而下人才之美莫春秋時爲多然鄭在王畿之內學校廢弛詩人傷焉子衿之篇顯著於風子產爲政輿人頌之以爲能教其子弟者而毀學校之說獨出於其時雖其不毀姑以使好議者往游焉而非有興起教養之誼也魯最爲禮義之國泮宮之作猶待於僖公其凋絕而寥簡甚矣齊晉秦楚之間又可知也周之天子未嘗以貢士中否用慶讓之典於諸侯王臣行過侯國以臺池苑囿之崇陂梁道路之茀占國之不

治不聞以學校不立爲譏而原氏之卿士至以不悅學語於朝其上下之間怠於學校之事如此士之生於其世顧多碩大光明之才大足以用其國其次亦足以從政其臨利害死生之際而節足以有明處進退去就之幾而智足以自決者尤不爲少也西漢立太學設博士詔郡國舉孝廉而增廣學官弟子諸儒明經者得以列學官而雅樂亦盡出獻之三雍有大政事賢良文學與公卿大夫雜議彬彬之盛庶幾乎金口而木舌矣由建武以及本初之元尤留意於斯拓立學舍益置弟子員視西漢有加焉然兩漢之士

皆尚通而易渝好異而多蔽故倖得苟免之行成而不槩於名法詭詐矯拂之習勝而不致於實用而其微辭顯義誦傳而闡發者亦未有及春秋之世能言者之一二也學之立否信於人才之成壞未有繫也歟嗚呼果其人才之成壞無所與於學之立否則吾將以先王之制為繆且愚而先王者古之聖人也先王將以道德一天下之民而其秀而可使知者為可以用其教此士之所以貴而學之所以立也道德之在於教者其講肄有業其辯說有數其蹈舞有節其視聽有物其導之勤則春夏秋冬有其術而旦晝向

晦。皆必有所爲。其視之詳。則一年二年有其等至於九年之久。猶懼其將反也。其勤且詳如此。非直以善其口耳之所涉。安其手足之所措而已。使其精於思而不惑。繆於氣而不亂。故其知之明。則通乎天地萬物之奧。而無所不盡。其才之充。則適乎天下國家之用。而無所不得。其教之成。至於化俗。學之行至於動衆。則廣緝周浹。範圍鼓舞。民莫知其所以然。而皆一於道德。及其既衰。遺俗緒訓。猶足以覺寤乎有聞者之聰明。感奮乎好善者之踐修。蓋其學廢而教猶有存也。春秋之世。所以成材之多。其不以此與。而彼兩

漢之士不得預被先王之教徒以建學立師之廣而亦有以美其才其所就誠媿於春秋而後世莫過焉使春秋與兩漢之士生於先王之隆其學大備而教素明則彼所謂碩大光明者當與十人同科而亦豈有尚通而不繫於法好異而不致於用之過乎春秋之士由學之隆雖其衰且廢猶得以有聞而好修兩漢之士雖所以教者非古特以有學而其才可名於後世學之果不可以已也去古已遠而爲吏者知急興學之爲務信乎有志於人才而亦可謂知所以求成之者矣汀州知府汪君俅長汀知縣祝君一鑑是

已長汀故有學而痺廹弗稱孔子廟亦就圮諸生來學毎病其不足以時居游而聳瞻嚮羣聚而謀之久矣吏忽不省汪君以鉅才爲福郡力益有餘而吾同年友李君遂方以福建左參政行部汀州郡以謀告而意克叶因視其學地曰是其方位據向不爲良也盍革而圖諸乃攻位於其位之右畚壤測臬而望之經體面勢言言噲噲不大變徙而得位之艮如遷卜焉乃作文廟乃作明倫堂而祠齋廨舍庖庫廩廄咸以序爲蓋其據向艮而規制壯矣視君後至尤知原本大吏之意而奉其所營於是斲刻丹雘之飾煥然

完宮而新學之美。甲於郡中。士皆歡喜道說。相携而至。以得學其中爲樂。汪君不居其功而歸善於李君。以爲非其叶意而決謀。則無以卒是役也。而又因李君以來請記。夫去古益遠之後。有能因當時之法捄先王之意與學以造士。如諸君之所爲者。長汀之士其所遭既已有過於春秋而不後兩漢矣。諸士宜其來學而樂也。然去古益遠。先王之教益微。將何所景仰而與於學耶。先王之所教者道德而已。其具在於講肄辯說之業。蹈舞視聽之物。而其本在乎精於思而純於氣。此豈以遠而不傳者哉。兩漢之士。不能盡

心乎此而使世之論者將疑乎學之無繫於成才之數此士之罪也故余爲記以告之嗟乎長汀之士其尚盡心焉務使論者無以咎士而將有以明有司之功也其亦汪君求請之意也歟

夏鍾曰學自有虞氏已設人才特盛于古春秋時旣衰由學之隆而人才輩出兩漢之士不得躬被先王之敎徒以有學而亦有以美其才雖不逮春秋而後世莫過焉抑揚反覆總見學不可廢之意

府學修造記

孔子之道其大莫能爲之外而爲其內者之物蓋亦詳矣宮室服器所以爲吉凶之用等殺品節不可僭踰而非褻廢缺又謂之不備筵常仰縮章就少多觚

圍弁哆之薄厚濁清猶必有法而形象名貌於以體撰二儀類倣百物則顯道章教尤於是乎在孔子歿而斯人賴以長存其義之難知或明或否而可陳之數如此其詳猶足以生養斯世之人於無窮故後之報孔子者亦以其所詳之物施於崇奉衎饗之間極美蓁多而不爲踰思以盈其報而有所不足也葢今之學宮棟宇之制擬帝王之居而服器之有事於廟者以天子之禮樂無以復加其盛矣然其事領在有司歲月傳承之久而或由於非宴以苟具甚或缺而不完廢而不舉則一物之細而亦謂之未備也泉州

儒學。其地據郡之兌方。最勝。而廣袤。先師之廟。明倫之堂。巍棟華宇。甲於閩中。途闤四軌。牆高數仞。則礮圮圬剝。往往有之。修廊穹門。或櫺疏漶朽。扃鑰蠹脫。而唐除澶衍。潦之所鍾。暑雨盛集。頻水上溢。侵階及序。則褰齊濡足以升堂。士者病之。墫罍彝洗。簋簠俎豆具善。而丹幕椸禁房跗有隳敝不全者。編懸之簴有栭刓牡甘設而不固者。是皆出於非與缺。而不得謂之備也。顧官於斯者。曾莫以爲意。葦亭唐君堯賓來爲教授。瞿然謀之士者。以告有司之難爲患也。君獨任以巳。覽觀禮器。周視廟堂門途。得其患脫圮剝。

與夫[illegible]剝不全不固者以次治之攻工攻式非寳者豈而廢缺者具矣高頻水之梁以出痺洳而擁其四旁表門外之樹塞以起入學者鼓篋之喜心墐賓窖徑無使得邪側蹊學而行堂上丹黝煥乎明新盡改昔觀日課月試舊嘗待諸生集始索几於衢路今惟携卷以入則坐憑之具不移而俱足凡有事於學中之物可謂詳矣因閱郡志有宋名守梅溪王公夫子泉詠詩訪而得之碣於泉隅以存先烈之風跡而刻詩於其石約其費爲不少矣而皆出於君之祿可謂知急當務之所急而爲人之所不能爲矣君不自以

爲功而諸生必欲記之學官之職知教人而已此非職之所有事也君其爲踰職而過有所爲乎夫語其費之所出君誠過其職矣語其事則職之所宜爲而非過也將以習士者於道德之實則禮樂之用爲先矣而宫室服器聖人所以詳爲其物者道之物也陟降出入作其對越游居聚處毓於藏修濯漑奉持而肅敬萌生考擊蹈舞而稱樂交暢則一形象一名貌莫非道德之實苟小有不備非獨有事於廟中堂上之所急而士者將缺其所以爲學也君不憚損已而孳孳謀之智固有以及此與是可記也

夏鍾門學宫勤于教人已爲難事况能不憚損已
而謀及禮樂之器者乎宜先生之嘉歎不已也

余柏坡公平寇興學記

國家承平久隆浹阜康之盛莫如今日雖嶺限海帶越在遐徼如吾泉州之爲郡亦且生齒蕃殷地力竭作谷深山阻崎嶇而曲折皆有保聚之民墾闢之壤而玩忽涵養之過巨奸大憝往往伏於其間如果蓏大熟則蠹藏焉安溪故名邑也其治境之窮處爲白葉坂交乎潭汀諸州牙犬相入箐薄溪礀繚繞回複旣去治所遠而勢險可憑民之桀黠暴悍者穴而據之爲四達逋逃之藪時出抄旁近村落吏漫不省以

爲細故日增月長所聚旣多旁近所抄不足滿其貪嗜則出剽旁邑南安永春之間而同安之剽尤劇至曳兵行城市閭巷中若蹊無人之地俘民男女以爲質而邀贖賂兵革久弛不逞之警起於非意游徼虞候之將卒掉眩相目視其得志而去而巳是時柏坡余公新以按察僉事來巡此邦慨然嘆曰是非民之不逞惟吏之不戒以養釁萌而滋悖蘖使驕王如是非盡伐其本民其何賴乃察文武吏之惰濫不恭者懲之而選其可用使各募壯勇從行公率以往迫賊所穴而舍焉自賊憑險爲穴無一兵敢邇峒而窺覘

不虞公之忽至也。急不擇衆。糾其黨以與將吏鬭而公所授策其中機宜。又威令信必。激賞優厚。人莫不自奮。遂探穴俘之林櫛而擊。雖不失一賊。公則行視其穴。度所以絕其源而圖爲久安之計。置壘設戍。增守禦之兵。而安溪與旁近諸邑之民。不復以盜爲憂。其功伐卓偉。討慮周盡如此。公猶不慊於意。曰。是徒致武。民未知義。將若何。維詩書絃歌。馴習其口耳。以善其心。庶其鼓動者速。而變化之易。乃投戈休馬。即學之宮。進諸子弟於堂。問以所業。攷其得失。加勸董焉。而教之以爲父子兄弟者。使歸相告語。諭勉力於

從善○以相收養○而無狎於不義○顧惟教之所出○必在於學○適有議改剏○而工久不就○公覈其踰月○旬月而諸役皆起○又為拓地以廣面勢○而學之成完美矣○民莫不于于來觀○其秀者思游其中○以講學進德○其凡者亦歡喜謗說○見所未有○安溪之民○幸脫於鋒鏑枹鼓之警○而且得講誦游歌之樂○謂公之實有大造於我也○父兄以戒子弟○公之德我如是○其何以報○子弟以告其官師○相與謀曰○惟得世之能言者○論其事而載之○以永公之蹟○庶乎其可○夫世未嘗無事○而常待夫濟事之才○方同安之警○憂者固未敢度其勢之所

終之如何公獨以身任責爲民去患數年不誅之逋寇靖於一旦使當時少憚勞險不自深入則不可以待吏士之死力徒奮於一入而無決勝之機戒令二三賞罰聲雜則吏士雖致死而不可以成功功成矣而無分別安輯之略則賊雖得而不免玉與石焚之慘人徒見公成功之敏而不知其所以致之者蓋其才有以待事之變而然也才之兼者可以制事功而未必可以興教化公之用意復出於是究其施將使文教昭明禮義興起以爲畜衆銷萌之幾而向者卓然之勞烈可以永措而不復設又非獨其才之過人

而已是可記也公本以名進士起家爲行人拜給事中以抗直忤權力謫爲邑令郡丞皆有廉操惠政蓋其所養者正而備嘗閱歷之益深矣宜其過人如此也請文者安溪學教諭李鏞訓導孫統實率一邑之學官弟子以來而某爲之記

夏鍾曰平寇興學兩事原不相涉余公因平寇而及興學先生謂學興則寇可永平識議俱堪千古

南安縣重修秩祀壇廟記

南安唐侯爲政之期年補助興發既有以佐民之急使樂其生然後教之以相親睦收恤之義服習戒令蚤避而鮮犯邑以靜治乃始用其力於所可勞而社

後山川城隍之祀以次修舉棲主之壇安像之廟繚壇之遺翼廟之室木堅石密崇碩麗壯與夫齋舍庖匽各得其所如新作然而器服之有事於祀者攻之法式無有不備其財之所出則民相勸以多寡期以集事而止數入不待會而足各執其役以赴所事嚴侯之命如嚴于神訖事之集侯未嘗少見聲色既成相與鼓舞謳詠以樂之莫有以爲病已者方未事之初侯以朔望之謁春秋之祠有事壇廟肅恭蠲潔介神之聽顧其傾壞剝蝕蓋慨然有意矣益究度其所以勤於民者至於期年而後知其時之可也茲役之

舉果以不勞而成侯復有事於神牲肥酒清苾芬遍徹登降奠獻始卒有容肅潔之誠有加於初神益顧享靈貺昭答民未贍視歎慕悅喜祥氣休鬯疵癘不作侯懼後之廢其事而卒無以相民也乃來請記夫祭之爲義深且遠矣其最著而易知者以爲民而已有水旱之過則社稷可得而變順成之年蜡始通焉此其易知較然者也民之所求乎上不越憂樂欲惡之端而憂樂欲惡生於安危得失之際先王圖民之所以安爲之聚其所必得其始必在於居與食彼有欲惡之情起於微則祝慕驩謝以迓其來嘻嗟咈蹙

以送其去亦理之必然者也而彼不可使明者民也故立之祭焉使其望之於不能知之表而常冀之於可有獲之間而祝慕驩嚮噫嗟咈蹙之情有所寄而無淫越壅閼之患此其明之之術而所謂鼓之舞之之教也天子以命諸侯諸侯以自建其國未有廢此者然君之所以致力於民則有政矣取予斂散勸董誅賞所以與民從事皆殽於社竅於山川以爲降其施設出於仁義之盡而感通動於精誠之極玉帛之沉燎血毛之割瘞猶其文之所爲享而非義之所存也至於風霆霜露迭出而有節暘雨寒燠之行不失

其時以相從出作入息○寒衣飢食之求○無弗得所樂○而不逢其殃○則以爲神之所爲○而不知其政之出於仁義○有以導播嘉和○攘却乖凶○其始發之而降者○終執其權以助其能○彼不可明者○徒以爲神之所爲也○民之所以與神交○有祈有報○以奉歲事之常○滿其祝慕驩嚮之所欲○而雩禜禳禬之禮○雖設其名○具其儀以待將以宣其噫嗟咈蹙之情○爲之求去其所惡○而卒無所用之○是政之所爲貴○上之所以得尊於民○而君子之所以藏身者也○昔之學於孔子之門者益講之矣○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他日復以事鬼神爲問○

嗟夫是猶未免貳於幽明舍其所以治人而謂有可事之鬼神則所事者將在乎玉帛血毛之物齊沐薦徹之節而取予歛散勸董誅賞之施於民以爲有司之法而已果其如此則所以治人而辯且嚴蠢府史之能其齋祓祇敬之接於神明何以異乎祝巫之所執蓋其義失而教存則賢者不免於惑而况於禮樂廢缺其數既失之後吏不學道而有土與民是以卒無善治而民亦不可得而使而唐侯獨能奮於今日一篇主意其出於政者未嘗不貫乎禮而著於祀者未嘗不通於事侯其學道者與故予樂爲之記且使繼侯而來

者有籍而不惑勤民而不爲府史之政敬鬼神而不爲祝巫之禮而民之永有相也其亦侯之意也與

二句結得住

夏鍾日從政說到祀從祀挽歸政從民說到神從神挽歸民一篇互發到底而輕重自見可云力大思深

企潁亭記

潁陽東溪相傳巢父洗耳處而箕山之上葢有許由冢疑於有其人矣彼其惡於以天下累已而逃堯之見求宜其去之幽脉荒遠使不可即而其生且死不離乎箕潁之間豈堯之仁不出一夫之所守不待去遠自不患於見奪抑其善於自泯能使堯終不得而累之以天下而無事於遠去是亦高矣吾又有病焉

夫其求之而逆逆之而不遠而能使其終見含穀若無使爲其所知而莫我求也高世之士天子有不得臣諸侯有不得友非謂其爵之而不降禮之而不就偃蹇傲倨抗其迹于巍巍揭日月以行其灼灼之名而以爲高也湛乎與俗同波菴菴兮其與衆人皆愚覩面有不見其躬同席有不覩其形而臣且友之故不可得耳今將待其詞命之至而後以爲已汚艴然作於容氣顯與黃屋絕烏睹所謂高哉好奇之士猶修然道之何也康衢之老人樂其食飲歌聲發於腸肺使堯聽其歌而不知其聲得其聲而不知其人是

吾所謂高也當堯之時環康衢而處者皆可以為巢許而泯不見稱二子者以不能為高而來堯之見求反以辭而逃之見名為高而傳於後不亦異哉縉紳先生方且原帝堯垂禮之指决其事之無有以闢傳者之妄予以為正使如好事所談以為實尤有不得侈以為高耳西亭君作亭以自休名之曰企潁君其猶駭於莊生之誇說以為甚高而慕之耶而聞君之名亭者乃始莞然以笑曰彼二子者與之以天下之大而不受西亭方以宗室之冑爵秩命數出於有司之所議器服宮輿皆自上予之也而奚以慕二子者

之風夫匹夫之微長於貧賤而不能侈於富貴益多有之生於富貴之中超然獨離而不溺於其習是可以爲難耳矯焉辭千乘之國或不能不見色於豆羹一介不受之誼至爲細淺而可以不愧於千駟萬鍾不顧之大節西亭君者予及與之游而知之其於富貴蓋生焉而不溺其好學自敏知慎於分義之際可以不苟取於一介如是而作亭曰企潁奚不可者矣者尤惟之曰異哉所聞康衢之民皆過於巢許而宗室之富貴乃可得而企之也嗟乎非聞者之不知則何以記企潁之亭

夏鍾日箕潁不爲高而康
衢老人爲高意義新奇

遊清源山記

登高望遠攬山水之奇變娛耳目於清曠寥廓之表而窅然失一世之混濁天下之樂宜無此踰者牛山之遊美矣而景公以之涕泣沾襟不能自止羊叔子登峴山以臨漢水至與參佐相語悲咽憮然而罷何情之反也以景公之愚暗然覽齊國之富恐其一旦忽然去之而死而不得免其意之卑而晏子笑其不仁宜矣叔子慨然顧其一時之功愛而難忘慮他日之易泯撫當身之懽而不足以自慰可謂賢者其當

樂而哀以身爲累而不得盡悅生之情亦何以異於不仁者之悲嗟乎富貴之君侯功名之卿士窮天下之欲無所不足志滿氣盛其多取於物而備享之以爲快何所不得宜其兼得於山水而牛山峴首之勝反以出涕而興嗟彼其念富貴之可懷而傷其不得久有喜功名之甚冀於垂永而患其無聞則雖左山右江履茜萃而俯濤瀾而不能有其樂寧獨不樂而已且爲之感慨而哀孰知夫蒼厓翠壁發舒氣象而凌薄光景亦導憂增戚之物也當其戒具往遊固以酣乎奢佚之驕羨倦乎勳伐之勞勤思取樂於山水

之間以適耳目之娛卒之求須臾之樂而不可得豈非以其所都者厚與所挾之高起於濡戀矜顧而然耶富貴功名者之於山水其果不得以兼取也清源山者泉州之名山也余嘗以暇日往遊於其間好事者往往攜肴酒躋山之顛就亭而飲食之因輒相命爲遊攀援險絕探討幽窈極意所止有從有否不爲怯也顧視其踽踽寂寥崎嶇而盤桓何足以望牛山之儐從峴首之賓僚然吾未嘗不樂而客之從者未嘗不與吾同其樂也以吾之早廢於時習於富貴之日淺而頑拙不適用曾無秋毫之長可以挾而待後

欲為濡戀而無所可懷欲為矜顧而無所可喜而山水之樂卒為無有吾雖困於世於物無所多取而獨得之於此彼富貴功名者於天下之欲窮矣而於天下之樂猶有所憾然則吾之困非徒不以易千駟之君而烜赫震耀聲烈被於江漢魁乎為一代之元卿者猶將藐乎其小如卷石寸木之在於茲山也吾之所取其亦不為少歟旣以語客復記之如此

夏鍾曰牛山峴首嘗樂而哀度豈不甚相遠孰與先生早退於物無多取而獨得乎山水者之樂乎

龍巖書屋記

貴州天下之徼也天下之山莫雄於貴陽貴陽之山

之秀莫秀於永寧唐帽之山於永寧爲尤秀龍巖者唐帽之最奇峰也今方伯趙伯帥君永寧産也愛唐帽之秀而得其奇峰作室於峰之陽題曰龍巖書屋其愛之甚也取以爲號君既以文學顯於朝而暴揚其事功於數路之藩臬天下之人莫不知君則皆稱曰龍巖先生而永寧之龍巖遂爲天下所仰貴陽徼埊視中州有加矣夫出丰秀於麗雄之餘而特露其奇儲精蘊異以厚斯人之生是君之有得於玆山也若其强立振耀始於戶庭修明而發聞於四方之遠非山之能爲而君之所自成也龍列於鱗虫而爲之

長以其有形而虫之也。要其伸縮藏見，恢怪倏忽，窮變化之端倪，而獨靈於天地之內，非虫之所可類而列也。貴陽諸山，土人往往見其上有龍之蛻骨，意其高大深遠，足為靈物之所棲托，龍嘗擇而蟄焉。茲巖之以龍得名，固宜。或曰：山之蜿蟺磅礴，首尾鱗爪飛翔攫拏，依希而彷彿，為其象於龍也。擬其形而名之，亦宜。謂其有是物也，與其擬是物之形也，皆非巖之所以得名之實也。龍之起潛躍淵，馮游氣而得便勢，混坱乾薄，景光觸石，膚寸之雲，俄而彌漫，風霆受其駕鞭，澒洞海江，歕欱陵谷，不擇下土而降其膏潤高

下之地巨細之物既皆浸灌沾渥盈其所受已而氣收勢歛還宇宙之舊觀靡然開靜萬彙欣暢不知誰之所爲龍亦泯其靈迹蕩然無復生成之賜於羣有而責其報謝此其功之所可名者也惟其純剛德之粹精乘夌二氣嘘陽吸陰絕無嗜好之欲以錮其形合而成體在體無居散而成章於章非見此龍之所爲神而能有是功也始君讀書於茲巖隱而未見懷負所有囿自謂伏龍今其光輝聲迹昭然於世又孰不仰君爲人中之龍者行且有國家之大責而得其司柄氣至勢便固其時矣使其功業不見於當世而

澤不下於民是夏蟄而田潛也於是而猶據大位享厚祿偃然坐於廟堂之上盤桓睠顧而不能釋斯爲有夏之世之莊受豢於劉氏蟠屈庭戶盎缶之間無異螻螾之生徒知食飲以有其形辱而虫之不虛也君尚充其昔日之所以自謂者純龍之德以顯行其功塞天下之人之望且無貽茲巖之寵毋使予得移文草堂題茲巖之龍曰豢也君其圖之

夏鍾曰責善朋友之道勉其爲躍慮其爲豢先輩贈人之言不忌諱至此使在今日恐遭按劍矣

環山樓記

太白源於崇陽之野爲佳勝處土沃而泉甘平疇廣

隰彌望迤靡疆畔縱横有理如畫置也四外皆山雄據矗起卓爲奇峰列爲聯嶂殆不可數最巨且秀而可舉以名者曰龍頭羊角石洞烏土葛仙城岡兩山詰軸壺頭大集之山田於其原之上游築圃曰南莊而因以爲號者處士劉公某也因莊之勝爲樓於其中以攬取四山之美名之曰環山則處士之子封君龍溪公某也受田於南莊付授有法樹藝以時其收穫之入足以食農人烝衎祖妣而無奔走之憂經營之勞以奪其暇日此樓之所以得常止而休也田壤所鄰生聚衆而守望勤尨倪往來訢合而有禮怨數

之危搆訐之械不設於彼我此樓之所以得長保而安也南莊之田日闢以增無旱風之灾而有積倉之餘斥其所易可以具酒食召賓客此樓之所以得屢游而嬉也出作而入息絕身外之覬覦以其有爲之志託於其子詩書之業顯而功庸漸以發聞於世雖蟄居川觀不爲無所用而徒隱此樓之所以得享盛而盛也有名寵之榮而無機事之累冠裳車馬之命數以爲倘然而不以爲實有宿乎富貴之蘧廬而不繫於驕倨之柴柵此樓之所以得尊居而高也高人勝士之產於楚者挾能賦之才而矜好事之雅荆潭

襄岳四達而至挹奇變而凌光景因之窮析名理發舒性靈刻羽流徵之詞滋蘭藝蕙之芷盈於楣牖此樓之所以得播美而名也嗟乎以鄂之爲州方地且千里山之環合而可樓者不知其幾處樓於山中者不知其幾人得長保焉以常休而屢嬉吾意亦鮮矣其享盛而樂尊居而高者抑又鮮矣況於美而名者又可多見耶凡土木堅好華潤之作常必選地以爲勝故喜事者窮樓遴擇不厭其意不止卒之其所以勝又不在地視所以作而居之者人何如也人與地稱而不託於言與言之不工其地雖勝亦不足以廣

行○而○久○傳○今劉公既以其樓勝而余復爲之記其樓○不爲徒也○

夏鍾曰烟雲非女子之氣草木盡王者之兵當作如是觀

聚樂堂記

世之所謂樂者可知矣○粉白黛綠○雜進迭侍○衿襦墻珮○交於几席觴俎之間○而不知夜之將旦○則悅色者之所樂○而夸者訾其內○極意六博○叫梟盱盧○搿手交臂之頃○車馬乘徒○離合於一枰之上○百萬爲擲○曾不足以盈其一睨○則博奕者之所樂○而豪者嫉其辟擊○槊試劍○砉然雷奮○渢然風靡○始陽卒陰○術殫於角○而

勇力泰至乎多變。其樂進於技。而以豪自喜不虛也。有嗜圖畫。鑒古玩物者。過而哂之曰。是何麄猛而近鬬也。則發秘塚壞壁之藏。旁搜而善購。一珍一異。聚徒縱觀。以炫博而長價。自以其樂在乎藝與能也。又有譏其側者。風騷自命之士。矜才於形容。盡態於藻繢。此唱彼和。騁奇競巧。當其元本之冥思。模寫之妍狀。可以廢食寢而忘昏旭。彼鑒古者之所好。蹴然退舍。而知其不足稱矣。儒者猶且非之。則樂之所至。豈有涯哉。西亭君築室以居業。貯書數千卷。百家衆技。稗諧小說。佛老異典。莫不畢具。其要在於六藝詩書

之文晝誦夜諷。矻矻焉竭其心思之所極。怳焉而前號。室焉而中悱意挫形頓而不敢休。客非有事於斯文者。不得闖其戶。非但歌舞博塞技擊之以內辟龎猛見詬者無所干於斯室。而玩物好事之閒。適與夫絺繪章句才人一伎之工。且以爲壯夫所悔而不足爲也。當其覃精於一息之近。而妙契乎千載之遠。若古人之在。而與之爲酬酢。客之以斯文至者。攷證辯說。窮浩蕩之倪而析抄忽之端。自以爲舉世之可樂者。皆斯若也。名其堂曰聚樂。以書至清源山中乞記。夫生於宗室貴富之家。則嘗於歌舞。放於博塞技擊。

而不患乎內辟龐猛之誚以其居養所致然也有能
鑒古自適琢句為工則可以自拔倫輩而為學士大
夫之所道君所為樂乃在此而不在彼至樂之涯其
果不出於斯堂之所求與嗟乎是書也吾見夫讀之
者之多端而所以致其樂者不一也得之者以善性
而失之者以溺心悟之者以反本而徇之者以滅質
方其悅於博而耽於文則心愈溺質愈滅而愈足以
為樂吾又安知是書之不為聲色之娛博塞技擊之
靡而何以賢夫鑒古琢句者之所好耶君誠以
而自究焉則今日之讀因向日之書也今日之樂有

非向日之所樂矣。客之來者。有適然而忘於所知。亦有矍然而惑於所見者矣。然後謂之能窮至樂之涯。而不復爲過者之所譏。如是則請西亭君終日讀書於斯堂而勿輟。

旻鍾曰讀者多端而所以致其樂者不一讀書家不可不知

遊筍江記

郡侯程習齋公治泉之八月、政既通矣、天答之歲。而民悅其生。公乃得與客遊於筍江之滸。夫其浩渼澄涵之水流日夜之不息。演洋泂洑。放乎大海。浮於曲折迤邐之遠。不知其幾百里。而空曠寥廓。際乎目之

所極○若在几席之外○膏原漫隰彌望逶靡○畫什伍而理縱橫○巒巘峰踴○迅勢驟形○凛乎其不可控○臨兩涯而四眺○則若逗若拱○徊翔停峙○聯留而不去○各獻妍態○映燭乎玲瓏泓澈之間○而光晶新爽○飛散下上○娟雲氣而麗烟霏○蓋亦奇矣○若夫高帆○疾艣○出没於霧濤風浪○相啣首尾○而離離漁篷釣艇○謳嬉遞發○前唱後和○擊楫空明○魚沉而鳥起○川虛山蕩於微茫晻靄之中○灌木菀柳之駢羅○鶴鵠棲止○鳧鷺還集○輕艖細榀○隨曲成搆○延亘夾複○鑑晴波而漾倒景○斯則民事之動○因乎山水○而公與客得以為環傑詼怪之觀者○

也至於靚粧袨服會一州之士女沿隈循溪而不可遝分散互合莫窮其來往之所從文蓼芳荃之繽郁遺履舄而罣袿裳激豪吹之清越哀繁絲之要眇淋漓顛倒徙倚雜遝忘其岐道之所向而忽乎日之將夕斯則生人之娛感乎物節而公與客又得以同其歡適欣洽之意者也公飲酒樂甚顧謂客曰吾所得以為觀者彼方勞於有所營役役而不得休而豈知是之為美而吾獨得之以為遊娛於物節者之以為遊矣徒狥乎耳目之好而甘於漿炙之味而烏知吾之所樂惟我能與之同其意而彼豈誠能同於我哉

今日之遊蓋亦云樂矣然而此江常在泛日月之無窮前乎遊此者不知幾何人而聲磨跡滅與水俱逝皆已化爲浮漚游泳而不可尋矣不有文字以托於不泯則後之人孰知吾與公等之樂於是也乃舉酒屬予曰子宜圖之予復於公曰昔叔子峴江山公習池與夫柳惲之具區蘇子瞻之西湖其光景物象備極一時之美文雅照耀意氣雄俊既擅絕於當日而流風餘韻於今猶可稱思至其從吏鄒湛侍兵葛彊以及方外惠勤參寥之徒皆因以不沒於後世然則客方有託於公而此江雖常在其名或當由是以顯

公顧謬意鄙陋無能之文爲足以圖不泯之盛事豈不過哉言已酒罷公揖客别而予退爲之記

夏鍾曰豔而韻興致勃勃

金溪遊記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墐陰而牖明畜妻子其中而身與爲處出戶而行前有擊轂之車而後有連帷之袵驟而之乎空曠之野寂寞之濱蒼山崒嵂而高起綠波澹蕩而長浮則爲之忽然而喜如出幽室脫縛束耳目爲之加明手足爲之跂適此何異乎飫粱肉者悅蔬茹之食醞醉醴者啜清冷之漿其舍醇釀而即

疏泊而不得謂之知味也由其無所得於此徒以迫
切於喧湫棼雜之甚意煩氣倦急於有所投而自解
峙者知其爲山逝者知其爲水而豈爲有遇於己哉
嘗試登高丘泥長川見夫樵夫牧豎嚚師估人爭道
而捷馳疾榜而擊汰以家爲赴望望然不及如其去
山水之不速而恐其或後以彼觀之則醇釀之可舍
因在山水而城郭室家其疏泊而思即者矣物之美
惡無常態而有定形山水之爲佳而城郭家室之爲
垢濁亦美惡之大齊也由樵夫牧豎嚚師估人觀之
則所謂佳與垢濁者舉易方而傎處世之偶得放於

山木輒自謂絕去喧湫嗸雜之患方多其所遊之適以傲乎城郭聚而室家居者之人吾亦未知其美惡之所常也飲漿冷者暫快而非甘嘗蔬食者少蘇而不美其甘美之常固在酒肉也彼驟之而忽喜者意豁於久煩之餘氣舒於積倦之後喜且未幾厭已生矣何必不爲樵夫牧豎詈師估人而何以笑彼之望望凡物之美惡無恒而人情之欣厭有向昧者挈情以狥物中之厭欣變於外之美惡迭欣迭厭而不知自主惟明者爲能以情御物物變於外而不足以易其中之所樂樂之取於物未嘗無所寄而皆其自足

於中者之所取則惡者未嘗不美而況於其美然後美惡者卒歸於有恒而皆吾之所御欣且不得而有而何有於厭苟其無所厭則遇物皆適無之而不善而奚待於忽然葢吾泉州之江自諸山發源而下建瓴而急瀉至於金谿而始演洋渟潏山起於兩涘高深之景相得草樹互映雲烟相鮮玆亦山水之勝處也之焉而忽喜者不知其何人而吾獨與黃應初洪舜臣二君往遊而樂焉當其舉杯相屬唱咏方希而諧笑間作計彼驟之而喜者亦必有以同乎此而山之块然而靜止水之沛然而流行接於吾目著於吾

心形器都遺而情神獨遇信有彼所不能同而吾三人者亦可以目擊而交存而不可以口說喻也然而其樂可以忘言而其遊不可以無述故予爲記其意如此使世之遊者知吾三人者之遊而能樂蓋有以御乎物而談山水之美者必出於吾而後爲山水之美常也遊之日爲嘉靖戊申八月七日應初名淑清南安人舜臣名朝選同安人而予晉江遵巖居士王愼中也

夏鍾日摹情布景
宛然一幅画圖

潛源記

新安汪君號潛源、問謁予、欲記之、而其所自言曰、新安萬山之會也。吾所居據其高且奧。常好行於其野。以舒吾目而寓意焉。當其雲雷始霽。雨潦方集。水發於列岫之間。挾盛氣而賈餘勇。奔恣橫放。汩瀄渾湃。驚而爲波。決而爲瀾。木驟石轉。洶其可畏。至於滂溢濫肆。或迫蹙於隙厓之犯據。或觝觸乎峎崿之突唐。潰亂激射。衝蕩凌嘯。不能自平。而快於爲傷敗。可喜可愕之形。須臾百變。何其壯也。旦夜方改。已消盡無餘。向之所見。今忽失之。如是者、雖見爲大水、而患於無源。又嘗觀於其江。經流滔滔。閱寒暑晝夜而不息。

舟楫乘載浮於其上首尾相屬不患於涸竭槁滯而有涉濟之利原陸園田資灌溉於其涯大酌小挹而無所不足而其涵光浴景納吐日月映燭羣象清瑩澄徹可以數毫髮而鑑形貌如是者可謂之源而不得爲之潛惟吾所居數里而近有泉出於山中榛芬蓊藏之所蒙翳沙礫沮洳之所淆雜涓涓而微行暠僑而自潔蒙翳之所不能塞淆雜之所不能汚迫而取之若無所有徐而俟之又已有餘纍而迎之殆不可見隨而將之未始有窮吾以謂是源也而潛故愛而玩焉久之而樂樂而不能舍此吾所以獨得於此

而不能以告人而與吾處者知吾之樂此也久遂名吾爲潛源居士而忘吾之名雖吾亦自忘其名而但知其爲潛源之主人也嗟乎汪君之取於物者可謂卓而其命乎名者可謂約矣夫材力驅駕意氣鼓舞之士可以悅目前快當身而不可以持久卒於摧壓虧喪而無成而蹟効出於所養之厚明哲發乎所識之著與事及物可謂有成未免乎動於用而離其本汪君所以觀於其野之大水與夫長江之經流皆有所不遇而獸有契於斯泉嗚呼其知之矣如是而取於物艮有益乎志而命乎名者蓋精於義矣請以是

爲君記

夏鍾日疏
刷自佳

故太常博士鄭君贈典制詞記

皇帝嘉靖十有　年某月某甲子太常博士臣鄭一鸞滿其官之考三年以其績上吏部考功吏部覈具博士官績以聞皇帝若曰惟余欽于天地宗廟百神之祀太常實典其儀章品物厥著勞效宜有推卹以示褒勸事下吏部司封吏部按令甲所著循令以請於是博士之父某宜贈太常博士母蔡氏宜贈孺人報曰可中書其撰制詞代余言垂寵錫焉詞未上而

博士以疾卒於官中書不敢廢其事上所撰制詞尚符璽奉寶以行詞下其詞仍錄副以授故鄭博士一鸞家人家人受詞告篋存其副以待墓焚而博士之弟臣一鳳以材舉於鄉當計偕入京師未及焚副也比罷南宮薦歸一鳳奉詞及副悲感雪泣曰惟先臣其舍與蹈義抱德弗顯以有臣兄惟臣兄一鸞率志飭躬底懋厥職揚于王庭以知有臣父明主不卑小臣錄勞閔孝原本所自褒及幽遠不遺死臣用終恩命奉行之吏罔敢怠廢畀茲制詞如臣一鳳賤貧自惰不卒厥事以戮斯禮是無以光卹君賜隱兄之志

而没先人之德也乃以二十三年八月某甲子焚其刷墓上室中之主敬易新題具如儀式而臣某與覯其事一夙懼速湮没後人不聞再拜請曰願有述也庶詒後人使知所繇以教不忘臣不肖常待罪禮部祠曹掌隸太常知其牲醴幣玉罇鉶簠簋鐘鼓翟籥之器數凡郊廟之祀當與侍儀御史察其如禮與否常得降陛壇壝出入奥阼以觀大事備窺皇帝一德欽明於穆維禎知祭爲有益而不敢忽之意患■文吏有家室畜妻子恐不蠲潔非所以佐禋祀而贊昭格盡易置太常卿貳而以道士爲之而其儀章品

物有難知之義道士不能具曉故兩博士仍置文吏博士於鄉試爲屬道士慚不能曉其義毎害其能而博士之職其難葢十倍於他日一鸞嘗爲其長所中下獄幾不免賴聖明察其無罪而有勞復其官因得滿其官之考以有茲褒典葢大小臣工有服在朝滿其官之考者於令甲皆能以資秩所宜得推及父母若常制然不爲異恩而爲太常博士於今日者能滿其考無罪而有功實難於他官鄭氏之後人尚有考於此路戴鼓舞皇帝之賜宜永永無極而博士臣一鸞効職之勤益以明白矣臣某故備而論之以授一

鳳俾藏於家

夏鍾曰典雅
仍是制詞氣

晉江縣題名記

晉江縣舊無題名而有題名者。始于嘉靖二十一年。邑令貴溪汪侯宗之之所爲也。始侯至縣。屬長吏久曠之餘。務弛蠹棼。叢沓委頓。歲又大饑。侯補助收救。抶剔湔滌。治功滋起。民用大和。乃以其間申命衆吏。蒐獵牘書。考前爲令者二十九人。得其名氏官里代。石鑱之。立諸治堂之左。以待來者。而以記屬余。其言曰。自吾爲此。常憂邑之繁鉅。而懼其不敏。問地於啚。

而田之以頃計者五千。問民於版。而男女之以萬數者餘三十。問士於學於塾。而弟子之以業名藝占者至數千。可謂地大人衆。而禮樂物軌。誅罰勸賞。禁戒教令。行於其間。則令之施爲。非惟民所由利害也。當世之治。亦將有考焉。吾之爲此。非謂其力之足以獨決。而專濟。蓋欲考前人之爲。取其効見於事。愛在於民者。以自勉。以與人同好而共其利也。故知其人。則欲求其事。以見其良法善政之所存。得其事。尤欲講其人。以追其流風餘思於不泯。故雖當官曠歲儉之際。勤於有事。而獨不敢緩乎此。且使好古之士。爲今

之吏用今之民欲以得志於治非變禮易樂擅刑出賞宜弊以得志於治又勢之所不得行也藉令處得行之勢非漸之以馴久遲之以歲祀循不可與於成今制官以九歲爲任而此二十九人者在任之間或陟或罷輒以舍去無有滿制而任者其變易之數如此雖有聰明彊固之材亦且因時便事營民所急以就當身之功孰能操意悉力措無窮之慮以俟難必之時哉有誠心如古之人則遵法於今而媿効於古亦何所不可襲黃朱名漢所稱循吏其爲政刑賞禮樂豈必盡合乎古正使古之爲吏亦何以加焉在職

之久近非可以自斷要以盡吾誠心而止苟其一日之在而不敢以不盡此吾之志也夫樂前人之善而思與民同之又不稱其不善者其意良美所自爲志■■■■■尤非俗吏所及是可書也昔漢高惠文景繼體遵業循吏之盛始見於孝宣中興之世桐鄉零陵成都膠東皆吳蜀萊楚遠絕之域循吏乃在其境今上嘉惠元元申儆吏治方有意於勵精之功而晉江僻在粵徼後之傳循吏者宜有取於侯於其時事甚相類然傳於文翁佚其字王成佚其州邑而此石之存侯之傳其可以無佚矣余既述侯之言而

復論之如此。使來者得考焉。

夏鍾日純是

西京氣脈

修天妃宮記

所謂神者果有物哉。君蒿肸蠁飛揚浮游。昭明在上。充塞彌綸于四旁。非無物也。危困之所籲號。疾札之所請禱。忽然有接於人。其精爽翕霍而肸蠁彷彿。莫不神之。以爲是有物焉。拯危困爲安樂。化疾札爲生全。而崇事報享之儀由之焉起。嗚呼此民之所以爲不可使知也。其有接乎彼者。固其籲號迫切之專。請禱誠信之篤。自爲其神感於其心。忽然有動乎耳目。

而以為有物焉則過矣方其專且篤也其人之所自為與或為其父母兄弟妻子惟其所為者之存乎心而他不存焉昔日之所膠擾抹鎩滑撓其神者一旦蕩然不存乎心而神為之告豈有異物哉然世之人固舉謂之為有物矣於是摶土斲木為其形容寵之名號原本氏族廣衍景蹟以附是物而穹堂奧室大庭高閎以居之患其不稱也刲羊椎牛沈玉瘞帛為其饗侑伐鼓撞鐘祓巫紛史為其歌舞奔走竭蹷天下之人惟神之歸嗚呼斯民之不可使知其亦久矣故先王為之著其教善其報事之文使之鼓舞而不

倭以勿陷於淫諂誕罔之邪蓋始之所以有神者本生於其人之誠而教之既設則人莫不歸是神也而後能勉於爲誠使其崇事之嚴報享之厚一出於忠利憚畏之本心則去非遠罪無即於凶亹亹趨往以赴禱祉惠廸之會若有爲之掖導閑止是莫不起於斯人之所自爲而由於歸是神之所爲勉則土木形容亦聰明正直之所憑而何邪之有泉州之有天妃宮其來已久海上尤神之故宮於吳越閩廣之間尤多成祖文皇帝時嘗遣內臣齎大賚譯賜島外諸蠻隨以重兵便宜討其不庭蠻酋讋慄受賜奉約束使

節所指。遂窮日出之域。神最有光怪靈變。使者奉之謹。故泉州之宮。內使張謙修建也。閱歲積壞。前廊後室圮而爲墟。惟門堂存耳。而梲剝榱傾。支朽楹茨。頽垣以禦風雨。殆不蔽也。其不至於毀無幾矣。報享不虔。民咸知病之。神獨見夢於邑人徐槩、乃以民之病告以神意。民樂率錢以佐役。堂宇聿新。殿寢崇成。顧役鉅費繁。率錢猥微。門廊猶不能興也。郡侯童南衡公、始捐俸以充其費、免民率錢。俄頃之間。高門將將。廊序有列。而宮完矣。郡民懽喜忭呌。爭走聯瞻。願記其事。則相與謀。因徐槩來請於予。予謂極治之國。其

神不靈葢政之所以得民者爲之興便布利除攘患害民不祈而得其所欲不攘而違其所惡籲號請禱之誠無所用之而烏有與於神然先王猶存其教所謂鼓之舞之使之不倦順其不可使知之情而誘之於勿邪爲耳侯爲郡既久災癘不生寇賊銷逃遺四境以安樂生全之福神將無以爲靈則斯宮之完修殆予所謂存其教誘之勿邪之義歟斯義也固非民之所知不可不著以告後之爲政者故記之如此

夏鍾曰靈心奇情客理幽致讀之悄焉動容

壽祉堂記

侍御馮君子仁作堂三洲之上○奉其母太孺人居焉○名其堂曰壽祉○堂之始作○侍御君新以恩放還南海上天下士大夫○莫不喜諫臣全身○過嶺存以光天子仁聖之顯名○雲間之長幼○相與慶於路曰○吾鄉直臣還矣○以爲其邦之榮○而推其美之所由○曰有太孺人之教焉○交欲謀所以爲太孺人壽者○以既嘉馮○君之直○君亦自以謫徙流離○牾於嚴錮○而久不得養其母也○思竭其力○爲太孺人懽○遐地最勝處○治堂爲安老之所○而雲間之人○不愛出財與力○以佐侍御君之費○於是堂成而崇麗用於郡中○是時太孺人年八十餘

矣耳目聰明齒髮堅好順棟宇陰陽之制以節宣冬夏之涼溫庭柯砌卉繁茂幽馥四時代變而皆有可玩臧獲給敏器服完好稱其所趨而無不得適動息之所宜愉懌而恬朝夕之飲食加進而雲間舟楫之便足以集四方水土之產物君必致其珍以羞朝夕之享旦暮率其婦子以寧堂上左右無方歲時之吉族姻士女會慶於堂則輿馬填咽裾佩襜鏘郁如也君歸慶高堂謂非母氏之懿德令善則胡以介斯祉也太孺人踞君堂下詔之曰吾始教汝以直汝好直而不得其方徒以狂戇忤雷霆罪在不赦賴上聖寬

仁畀汝以身又終使汝得有此堂殆將示天下好直者始獲罪而終受賜以勸在位意在斯乎上之賜汝厚矣君懮然以恩朝夕起居太孺人於斯堂有明發之懷而又不敢忘匪懈之忠也郡邑大夫與四方賓客慕君之風者登其堂知其恭養之隆可以與斯人之孝及其聞太孺人之誨言也又知所以有堂者之賜而勸忠之義由斯以存天下之母孰不欲享子之豐腆今而後知教直者所以積豐享之基人子亦孰不欲極親之康悅今而後知直節者所以得為悅之具斯堂之可觀豈直木堅石寄華鉅韋華之間而倡

動感發之所係有不在馮氏一門之美者矣其與君同賜第於朝有通家之誼恨不得登堂稱一觴爲太孺人壽敬爲之記以寄慕親且以風世之人云

夏鍾曰能爲直臣者必能爲孝子造化於此定不昧昧

曉江漁者記

江潭大澤之畔緇帷杏壇之林皆有人焉鬚白眉麗杖拏鼓枻而見爲業漁三閭大夫之貞尼丘孔子之聖僅足以發其人之一盻而問之蹻躡高視追而後荅若以一賢一聖者爲未足與語其放且傲如彼彼所謂頽曠渟野沒於眇莽遙蕩之遊惟其鈎餌之知

而鱣魴之索倫類不可得而拘詩書不可得而詔者耶然而出而見於澤畔林中蓋非大夫之所訪孔子之所求而彼微示其迹以啓其端又非其偶然過而相遺者說之既竟而其意見矣乃始泯形收聲而去欲質其姓名與其居舍之所止而卒不可得吾又不敢逆處其爲治鈎餌而謀鱣魴之獲者之人也嗚呼彼且被髮龜手而老於風波之上荻葦之間其果何爲者耶吾既不得見其人而見所謂㙈江漁者吾之於漁者蓋往訪而求之而後得見也於是有可傳道之姓名而有可蹤跡之居舍矣漁者之於漁足未嘗

履舟手未嘗操牿而終日未嘗得魚也吾以有罪黜於時猶不能忘其憤常抱直被廢而正見疑之懟不知所以自釋然後進而求於孔子之道誦說詩書路習禮樂以自苦勵而休其不平之怨以此其陋使其逢澤畔林中之人當不足以辱其一盼而何問之可得漁者方且以詩書禮樂之言强聒而博喻之惟恐吾誦說之不勤路習之不固而其感於廢興之由理亂之故往往扣舷覂歌聲薄林莽有餘悲者使吾始悅而中疑焉漁者其猶未足以方於澤畔林中之人歟胡爲使吾得求其姓名訪其居舍而與吾言之多

且盡如此嗟乎此漁者之所以爲漁者也歟無方之爲有方者語無當焉則驚過焉則惑漁者之爲吾言固當如是而止爾他日吾又訪焉而其室已虛悵悵焉不可得見悵然如有望忽然值於非意之頃禮之而不荅叩之而不應刺船而逝使吾惝然若失而卒不得所聞則吾其幾矣吾未可以行乎江潭之濱坐乎緇帷之林而反以疑漁者不足與澤畔林間之見者比吾猶如此而何怪乎昏昏者之舉以漁者爲漁是則雖不舟楫之事罟網之爲而以漁自著其號蓋有所存矣彼其姓名非徒後將不得傳而世且莫之

爲意而吾獨得而知之。故爲之記。

夏鍾日說漁父漁者賓主各各不同到底無一語不眞無一語不幻入世出世人皆當悟此

陟屺增慕記

觸於外而動於中。其人之至情乎。形象生色。盈乎天地之間。錯峙而林立。淆陳而坌出。跡之所履。身之所到。何往而不値於目。而或一形一色。偶接而驟擊。若有摟之而使從。激之而使奮。怵心驚慮。恍焉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而平日之所憂思鬱積。跂想慨慕者。勃然而起。浩乎其不可制。則凡岡巒林麓原埜墟井水泉土石草木蟲鳥。有鉅有細。惟其一値於目。而忽有

以動於其中○至其反究而徐觀之○則非岡巒林麓○原埜墟井○水泉土石○草木蟲鳥之能生人之情也○然非岡巒林麓○原埜墟井○水泉土石○草木蟲鳥之値於目○則情亦莫適爲感而生也○玆其所以爲情之至乎○人情之尤至者○莫如母子之間○而善道人之情者○風人之言也○魏風之詩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何陟不可望母○而望母必以屺○何屺不可以望○而必以望母○玆其所謂觸於外而動於中○勃然而起○浩乎其不可制者耶○且夫高土多石○崔嵬而嵁巖○叢茸之所蔽翳○喬灌之所衣被○升危而睇遠○亦何與於母○而目之所覩○

無他見者其人固有不得自知而亦不能自爲言者。彼不能言而詩人爲之言。此詩之所以爲通於人情而爲風人之作也。今使世之有母而不得事者。必於屺焉陟而望之。又非得屺而陟之。則必無以望其母也。如是而以學詩。豈不爲謬且愚哉。苟有善學詩者。篤於親而不忘。飲食寢興。居作行止。無非親之爲思。則庭戶几閣。莫非屺也。雖不升高而睇遠。固與陟屺之風。所詠其人者。均其孝矣。嶺南歸善葉生某。蚤失母。念之而不能忘也。游學四方。經行燕趙齊魯吳楚閩越故墟。以與其賢士大夫游。挾冊講誦。至於陟屺

之詩○蹙然而動○泫然而出涕曰○是詩也其先為我言之與○因取其意○題其所寓之舍曰○陟屺增慕○曰使我無忘是詩○以知不忘吾母也○嗚呼○如葉生之於親可謂篤矣○其於詩可謂有合矣○非所謂謬且愚者也○葉生過泉、因介謁予乞文、其詞甚悲、嗚呼、人有母而不得養○而能不忘其思予顧靳於文也○其無愧於風人乎○故為之記、

夏鍾曰調高氣悲波瀾獨老

王遵巖集卷之七終

